



嶺南文獻



嶺南文獻卷之十九目錄

記

張九齡

襄州刺史靳公遺愛記  
開鑿大庾嶺路記

鍾允章

碧落洞天靈華御室記

余靖

韶州望京樓記

洪州新直學宮記

李鼎英

廣州新創備安庫記

元老壯猷室記



德慶府營造記

石汝礪

南山壽聖寺水車記

孫黃

五仙觀記

陳獻章

新會縣輔城記

雲潭記

丘濬

鳳陽府儒學記

進士題名記

開鑿大庾嶺碑陰記

南海縣儒學記

張詡

全節廟記

宋陸丞相祠記

祁順

山海關題名記

陶魯

敢勇祠記

黃衷

大理府諸葛武侯祠記

三忠祠記

方獻夫



忠襄祠記

湛若水

脩復李忠簡祠記

虎丘三賢書院記

琴川記

稽勳司記

都閩劉東谷先生祠記

唐胄

青雲橋路記

霍韜

嶺表書院記

宋余襄公祠記

鍾芳

婺源縣廉惠倉記

黃佐

翰林院廳壁記

遊南岳記

孤忠祠記

一虛亭記

劉士奇

嶺海書院萃書記

李義壯

越望樓記

何維栢

重修曲江張公祠記

盧夢陽

懷德書院記

嶺南文獻卷之十九

明蘄陽張印翼輯

記

襄州刺史靳公遺愛記

張九齡 唐丞相

江漢間州以十數而襄陽爲大舊多三輔之豪今則一都之會故在晉稱南雍在楚爲北津厥繇冗雜亦云難理而前此領郡鮮能安人或寬或猛或拘或抗跡多弗類俗亦弗寧是以天子念與我共理而公受煩卿之寄矣公名恒字子濟祖帥幽州長史父禮庭奉天討監察御史世不苟合義在難進雖無充量之



位而有積善之烈矣公性持重有器望卽溫而厲居  
敬而簡度尋司司物德義可以服人而先王遺言  
率由好學多學學爲厲翼雲翔故一舉而拾遺已有  
遠致三人爲爲然正色當時知音謂且大用而  
尚書理本郎郎丞踐諸曹克壓羣議及再典大  
郡遂佐益州攝御史丞都督西南軍事原軫超將豈  
惟上德翁歸中立實兼文武先是兵連蠻徼歲轉軍  
儲優我公私費以巨億公乃急其所病思有以易之  
建大田於雲南罷饋糴於巴蜀向之踰重阻冒毒瘴  
負擔以踣斃垂耳於剽掠者每十有五六及公底績

盡境賴全至是邦也政實有素今也惟行不違其方  
以索其極莫不教之誨之優之柔之從者善之否則  
威之先德後刑端本肇末物知所勸事則有經率訓  
者衆多變薄爲厚感惠者深遠旣和且均夫然後人  
斯耻格庭少諍訟叅佐閒拱屬城晏如一年而政成  
三年而頌興愛之如父母畏之如神明開元十二年  
以理跡尤異廉使上達天子嘉之稍遷陝州刺史解  
印去郡攀車盈途或願借留無緣而人吏遮道或瞻  
望弗及而老幼啼呼如是者五里已終朝十日乃出  
界而皆有言曰捨我何之聞公之沒市爲之罷春以



之輟惠愛之結深古今之感一蓋爲仁由已而遺德  
在人者其若是乎郡中士大夫與門生故吏聚族而  
議譏德是以刻石立紀彼銅陽之陋墮淚成碑此峴  
山之績銘曰 英英斯公宣哲秉彝爲我髦士作人  
元龜倜儻大節磊落瑰詞人亦有言天實資之御史  
直繩郎官高選動必兼遂能皆再踐糾遏邦慝彌綸  
事典遂及我人化流樊沔激厲素風抑揚善政約紀  
爲法急人所病物固推誠事匪忘敬感彼于下仁明  
在詠舉德不鮮涉道載深穆然清風莫其遺音嗟公  
旣沒厥迹可尋勒石是圖以慰眊心

開鑿大庾嶺路記

張九齡 丞相

先天二載龍集癸丑我皇帝御宇之明年也理內及  
外窮幽極遠日月普燭舟車運行無不求其所寧易  
其所弊者也初嶺東廢路人苦峻極行逕實緣數里  
重林之表飛梁喋巖千丈層崖之半顛躋用惕斬絕  
其元故以載則曾不容軌以運則負之以背而海外  
諸國日以通商齒革羽毛之殷魚鹽蜃蛤之利上足  
以備府庫之用下足以贍江淮之求而越人綿力薄  
材夫負妻戴勞亦久矣不虞一朝而見恤者也不有  
聖政其何以臻茲乎開元四載冬十有一月俾使臣



左拾遺內供奉張九齡飲冰載懷執藝是度緣磴道  
披灌叢相其山谷之宜革其坂險之故歲已農隙人  
斯子來後匪逾時成者不日則已坦坦而方五軌闡  
闢而走四通轉輸以之化勞高深爲之失險於是乎  
鑿耳具胸之類殊琛絕費之人有宿有息如京如坻  
寧與夫越裳白雉之時尉佗翠鳥之獻語重九譯數  
上千雙若斯而已哉凡趣徒役者聚而議曰慮始者  
功百而變常樂成者利十而易業一隅何幸二者盡  
就况啓而未通通而未有斯事而盛皆我國家玄澤  
遠絕垠胥洎古所不載寧可默而無述也盍刊石

立紀以貽來裔是以追之琢之樹之不朽給事中魏

山公蘓詵題而銘曰

石歲嵬兮山崖崖嶽崱嶭兮相蔽虧槎嶰岬兮莽  
芊芊噫茲路兮不記年大聖作兮萬物覩惠吾人兮  
道復古後斯來兮力其成石旣攻兮山可平懷荒服  
兮走上京遷商兮重九譯車屯軌兮馬齊跡招孔翠  
兮徠齒革伊使臣之光兮將永永而無斁



碧落洞天雲華御室記

鍾允章

南漢尚書左丞

大漢享國之三十有三祀龍集己酉季冬莫開十四  
葉上以萬機有暇四海無波時屬祈寒節當冬狩九  
卿扈駕百司隨鑿巡英州舍于閩石翌日排仙仗整  
翠華羽衛星羅旗幢雲布嶽靈警蹕風伯清塵上衣  
龍章絳袍曳鳳文翠綬佩流黃鏤金之劔御靈飛凌  
崖之輿幸茲盤龍石室者也伏惟陛下聖惟天縱功  
格帝堯味道探玄奉真元之化端拱垂衮返淳朴之  
風百度惟貞九圍承式因訪清虛之景爰追汗漫之  
遊斯山之勝槩也得非元化興機巨靈運智丹臺



室真爲上帝之居乳竇芝房寔是長生之境白犬吠而壺天晝永幽禽語而洞壑雲深神草含華玄泉瀉瑞於是拂石床而設御停玉輦以凝旒遂感龜鶴呈祥河宗效器俄頃有一道流衣短褐歛容而至自稱野人本無姓名云昔時葛先生於此石室煉丹砂藥成息焰躡雲西舉令野人且伏火延神秘丹於靈府弁云後五百載當有真人降此子宜以還丹呈獻昨畧算之起重光單衣之歲迄屠維作噩之年將四百九十祀果令金德主來幸驗其君之言明矣野人因匍匐而來上喜聞所陳問仙者靈丹何在野人曰以

尺耳遂捫蘿於峭壁中取出一小石函函上有金書古篆題九蛻之丹四字內有神丹七粒大如黍粟光彩射人仙者開函取丹躬自持獻野人遽旋踵隱入石縫間罔知厥止時有近臣奏曰聖上德契玄微感茲靈異尚以兆民係念四海爲心雖獲還丹未宜輕服上然所奏遂屏左右迺召從臣吳懷恩捧丹隨御於石室深邃處鑿石秘之衆莫知矣擇日亟命道衆設壇場陳齋醮以申告謝靈貺繇是龍顏開豁圓蓋舒晴緩撫瑤琴弄流泉之激越親灑宸翰奮睿思之縱橫奏九成之簫韶烟霞縹緲感百獸之率舞洞府



誼闐羣后子來皆朝於禹會衆仙萃至競祝於堯齡  
微臣榮列紫垣獲隨鑾輅紀仙靈秘奧之事愧乏好  
辭頌聖朝煥赫之功慙無麗藻拜承綸旨伏積兢惶  
時乾和七載記

鄧州新脩望京樓記

余 靖 宋尚書

廣之旁郡一十五部最大在楚爲邊邑在越爲交衢  
治城居武水東真水西境壓騎田大庭二嶺故地最  
善而名著均之遠官得名城暨善地故其擇守於等  
夷闕人最賢唐漢之西都也繇湘衡而得騎田故武  
水最要今天子都大梁浮江淮而得大庾故真水最  
便騎田雖乘驛舊途而王官往來太平水道是以風  
亭水館高臺上舍徙在真水不視溪山巧拙而偏診  
左臂者勢使之然耳今郡守河內常公承命而典城  
也心樂易而政悉精力先是郡歲課丁夫刺船南海



餽鹽數十萬石俗固繇力而薄產矣又重之以困擾  
日益窘急而繁獄訟公之下車適遇主計集賢張公  
盥之乃謀所以息民之策斥工巧占名之卒以代之  
故民釋重負邦事亦簡人和於下嘉氣應之風雨以  
時百穀用登政有餘力而廢墮茲緝惟虎溪浮航之  
道帶遶闔下捷閉僅存而雉堞樓櫓之制阨然莫具  
前所謂偏診左臂之失也公因暇日撫睥睨而四顧  
則山川鬱葱之氣森然滿目旣嘆且喜其久蔽而有  
待乎乃命畚頽土完缺甃飭美材籍士伍順啓塞之  
訓以門其下因臨觀之美以臺其上民不瘠公不

而厥功以成飛軒繚砌一望四野重巒複岫周遭萬  
形煙靄雨態遠近異色溪流澆澆逗碧洞清鳥聲漁  
唱出入杳靄君子謂其訪境也皆絕其命名也必古  
身居江海之上心存魏闕之下故臨其西樓曰望京  
之樓飲醇酒者不忘於獄市褰車帷者能廣其視聽  
故署其入之門曰通闡之門除道梁川而鄰國先交  
故標其出之門曰柳陽之門登高懷古而舜祠在望  
故題其北臺曰聞韶之臺目與心俱適心與境俱遠  
浩然之氣來棲人身如躡壺中而眄物休也非守臣  
之賢此景孰爲來哉簷廡環合凡二十楹其形勝之



遊目觀之美甲於邦城智者創物夫豈徒然又况登  
俾之際民瘼可詢乘傳而來郊勞爲便亦所以輔  
箴而尊王命也時寶元 年正月日記

洪州新置州學記

余 靖 宋尚書

三代之制天子之學曰辟雍諸侯曰泮宮黨遂所居  
必有庠序釋菜之奠其來舊矣蓋孔子之道萬世師  
表故皇唐氏尊之以王爵奉之以時祀而禮用祭菜  
夫祭菜之義本於太學存廟而廢學者禮之失也大  
江之西處都會而山水佳者洪爲率郡之造秀以文  
獲仕歲有人焉固宜興學校以龍其俗景祐改元之  
明年天水趙槩叔平以祠曹副郎兼東璧圖書之職  
來守是邦翦弊擿蠹樹立群善和氣被境庭無宿奸  
乃思本朝一祖二宗承平八十年垂白耆老不識攻



守之器今上復好文以守成業而學校之風未甚流  
布殆於守臣之闕請遂露奏豫章介在江左爲支郡  
準的援南西二都暨上始封之國爲比卽其祠宮願  
建黌舍詔從之繇是葺舊模新補敗增卑廣其墻垣  
峻其廉陛或易椽而朽或築基而營起橈爲隆變蔀  
爲豐寢殿奕奕儼然南面龍象珠旒備乎王章自高  
第弟子至漢魏大儒坐而侍壁而立于堂于廡列像  
有次考室百楹以處生徒凡大夫士庶人之子爲俊  
士者皆許游焉仍乞上庠鏤版書以賦其時習給閒  
田五百畝以克其日廩選文行之士觀察推官陳肅  
總其衆而謹其號今事由中覆咸得請焉又碑記

之工以夏商周車服珪璧琬俎彝尊之器見於經禮  
者繪之講論之堂使朝夕觀焉孟子所謂樂得英才  
而教育之者其是之謂乎鳩工於三月庚子告成於  
八月庚申役用卒徒不勞於民賦以羨材不斂於衆  
而克成焉噫漢襲秦令以太守領郡而泮宮之制闕  
焉其或著理効稱循吏大抵謹繩墨挾鈎距尚威刑  
以束縛人耳能知學校爲教民之本者惟文翁唱之  
於蜀故司馬相如王褒之徒用文章揄揚漢美與三  
代相照耀於先後者文翁之力也後人復聲而和者



亡幾焉蓋學校之益人也緩威刑之取名也速故爲  
政者有所趨焉今叔平以文學舉進士而升鼎科以  
器識居宦途而歷顯仕復能敦大教之本儲詩書以  
萃英髦以尊聖育賢爲事夫其遠大安可量哉與夫  
徼福於神盛祠廟者異矣又豈知洪人戴之不若文  
翁之於蜀耶某以上書忤旨貶筠州道出大府目是  
懿績故爲之記云皇宋景祐丙子歲十月日建

廣州新創備安庫記

李昂英 宋侍郎

漢以來使粵嶺自陸大夫始携二千金去而人不非  
入南者遂以贖貨爲當然刺史一經城門例四千萬  
傳聞可愕千餘年間廉收率載史牒寥寥晨星中人  
以上自拔於汚俗者豈特近世少哉吾州全盛巨舶  
銜尾籠江望之如蜃樓巖巖殊蠻窮島之珍浪運風  
督湊于步豪賈四方至各以其土所宜貿民以饒侈  
使家賦額足以周兵額而羨故用溢而儲實邇來唐  
兒罕到獅國編戶以財雄惟桀賊類嘯重屯婁贅多  
乎戰勞乎戍人人得繫資級給倍無藝竭其有共億



而州驟貧余三十年所目擊公私氣象繇豐美入狹  
畜歲甚一歲也江湖徑峒錯落巢險苞蘖出草無時  
裹鹽嘯羣千百所過尋釁起剽斂艘寇駛風濤出沒  
飄忽難孰何水火旱螟不可謂無備宜豫萬一大調  
度諸臺力屈富困無可指殆哉柱史方公十乘來自  
莆劉公克莊謂公曰日將漕于南帥唐公璘每言郡  
計歲缺六萬嘗攝事稽其籍大約欠四萬然辦未易  
也公曰州不難則夫人可自見焉用我輩爲旣至教  
化焉古其治獄訟焉時其眠餘力焉治其賦而垢甃  
淄蠹迎刃去未嘗嚴趣苛歛民信之租不逋商

稅不謾財用之充政事之以自衣食其軍外凡不急  
無益費一切省鳩所餘就百役而又有餘比及四年  
得錢以緡計者三十萬別藏之爲甲乙丙庫庫十萬  
曰粹一方警遽甚無他鏹可支取諸此名曰備安所  
以備非常安遠疇也聽民以物抵質而微取其息官  
民相資生生無窮異時號健敏手科潤屋賣吏家無  
虛月猶不足公祗據賦常錙銖與公之天家以公宜  
南人難其代許借留又將再考而後得遂所儲安有  
他謬巧哉士大夫職思其憂已可書公切切焉去職  
之後之思豈譽之沽所至力行好事益初心然乙巳



夏五晦狂颶怒突過夜潮不得退復駕晝潮沓之西北江淫潦適暴至瀕海室廬倏在四五尺湍浸中凡八千餘家災也公充猶已溺之之心巡拊賑賑爲錢緡若干臘初大雪三日積盈尺銀城瑤林羣犬狺狺炎方昔所未見瑞也公充猶已寒之之心城表窶民與諸營健兒給有差爲錢緡若干皆庫所獲利毫芒之積效亦速矣慮患之深智也流惠之長仁也所學稍出膚寸已如此清獻崔公晚歲卻奉祠之廩帥鄉部亦不受俸鏹踰二萬米斛二千有奇留州家無何問之倉庫氏則烏有矣人一身所須幾何貪夫滿意囊匱將遺雲仍曾不足以供駮子孫一笑用清白留芳厥後必昌穹秩備祿其來莫禦積之於官者其家之無盡藏也賢者規來者隨繇三十萬推廣之而百萬千萬可坐而至也縱無所增益能愛護俾勿壞尚不失爲中人若夫括羨贏輦獻之巧名色羽化之惟已貴富是規使邦人緩急失所憑而受其害則中人以下亦不肯爲也直小人不畏天命者耳獨爲君子實公所耻淳祐六年正月

終



元老壯猷堂記

李昂英 宋侍

唐合四管疆西道而大府部自爲東一當四廣莫可知水數千里旁午必趨灘東下清海一六都會蓋天造地設也鎮治雄壓粵連徧後城兩圍臂挾之尤勝者石柳子厚饗軍堂記謂治城西北陬泉池如在林壑彌望極顧莫究其往黃髮相傳卽此地握穗騎羊之仙幻五石其前老則臣故臺之山闖睥睨送青入巨石嶸嶭倚池立如呀如僵如蹲如舞疑海神揮巨靈擘崑崙鞭驅之來徇脚朕強以月峽珠池號石君終傲兀不肯得本朝名人題刻其間益重嘉定甲申



有堂于池之北扁壯猷者架以脆爽成之蓬劣怒風  
雨殘剥之久而莫之葺帥方公大琮治一路視其家  
摠案勤文書至于日中晏無倦曾次有方壺處浩穰  
紛輪中益競爽從頌意行偉境之倔竒而陋堂之非  
敵也命毀撤徙去除榛穢展其狹走畚鍤起其卑規  
模巧出心匠匠伯巧圖位置不敢秋毫之差千夫若  
其斤風爭奮銳騁拔棟隆密其鱗立梁幽繆其虹跨  
椽嶸嶸瓦戢戢欲飛動入霄漢綺疏闥敞文甃緝從  
躡數級而前楹又進數級始堂廉藩以濬房殿以進  
閣望之嶽嶽也卽之閔閔也遊焉近而息焉闕也入

其從百有十而衡八十有四堂之北蒼葺玉立千箇  
風月無盡藏旁築梯城路二幃複屋而上有亭東曰  
連天觀閣凭虛引覽則遠峰疎煙霏翠宜濛濕晴空  
野濶溪長琉璃田渺千頃西曰先月樓臺於圓牖中  
見層樓擁喬木宛其桂影婆娑與廣寒宮隱映堂之  
南運石洲大湖甲品列于前七竒拔端疑可敬可友  
脩廊翼如演迤紆紆以夷繇散屨東凡二十有七間  
西羨一焉運甍齋饗軍堂對敞其上存古也界池砥  
方橋聯絡之穹闌橫檻若長龍飲泱漭瓜鱗撐拒輪  
奐四面相繆碧渥彤融交擘可鑒偶彩榭爲舫舲



步上下水木芙蓉浮游出橋之南登對越亭則橋以  
北渠渠耽耽之屋盡成菴畫堂東北隅又廊逶燕寢  
之背過東園梅桂蘭菊所至而有隨物態着小齋短  
軒曲折丈室行窩雅有壺翁橘叟趣妙巧無以踰之  
若夫曠垠行沃登閔曷奕則西園專美徼徠乎秘林  
木天但未知海上三山玲瓏五雲之宇何如爾有大  
賓客則張具橫陳歌樂遞作堵妓圍棚優伎縹緲乎  
幔亭之集仙也軍有勞則竿魚旃熊旂威蕤垂雲撼  
秘橐鞞森肅乎後先元帥戎服中坐諸將俯伏拜庭  
下跼踖就位鼓磅礮然士伍鞮鞶鎧扞俛聽號令無

華徐解綠沉黃間席地于廡行以列甚整灑酒  
滂浪脂腴莫不浹匝屬厭轟騰乎魏博之歡雷也  
時無禁邦人羣敖爭先帽桐之耄騎竹之稚韶妝縵  
裳之麗遍綉臺館秋千蹴鞠娉嬉老榕高柳邊雜選  
乎滁亭之游八也公於財用愛惜錙粒出不妄凡可  
以新美炎邦被無窮者則傾倒弗靳是役也最鉅且  
完固可堅久非苟焉欲速成比厥費無筭皆搏縮之  
贏乎出民未嘗勞其勞故樂其樂停杯說軍府者咸  
曰丕哉鑠乎州自漢初以來未有此也于以抗颶毋  
伏天吳瘴霧蜃氣一洗空之豈徒靡曼赫戲駭貽



人哉按州志蔣公之奇嘗隅城築石屏臺湮沒無復  
遺迹龔公茂良闢廣平堂來者潤色之常如新二公  
皆十連兩地後之有人心者好惡則甚公公天粹其  
姿渾涵歛崖角立朝特勁敢言清名厚德重一世天  
子久倚公喞嘔葭萌調虞豨蠻治聲休其稱最行且  
入爲明堂一柱是堂也將與潞國之德威韓魏公之  
晝錦俱不朽額曰元老壯猷之堂沿舊名而廣益之也客曰公其以方叔自况乎公曰不然夫一謂元先覺之謂老正大之謂壯而猷道也  
能正而一是聞道先乎人可以爲師帥矣留南  
年幸士民熟信而相親驗之政揆之心粗無愧  
也常聞之諸老不敢不勉且有望於後之主此  
進此道以福此民也老以齒言膚矣客曰唯

德慶府營造記

李昂英 宋侍郎

高皇帝受命中興億萬載鴻業基于康州得爲府宜  
與國初之應天竝官府非壯麗無以重龍藩鎮侏儒  
菌蠢然已非稱欹弗支罅弗補豈惟風雨之憂抑國  
之羞邑賦例郡家自督庸資吏貪肥已安得餘力及  
土木雖德慶踰百年仍昔之康耳鄞馮侯光哀左魚  
來駕左朱喜其俗醇真用古循吏法摩以簡靜民各  
安其天而心化徐索財計源柢廋斯扶滲斯窒汎斯  
裁羸斯繫銳欲起百廢而力副其志廼撫廼止廼才  
廼工故陋撤去盡而新是圖儀門闕祭戟嚴麗譙



鼓角壯外爲雄樓縣永慶軍扁而雙門其下宣詔頒  
春之亭翼然東西向犴院與教倉皆二鼎鼎峻整藩  
屏之體貌隆矣閣焉宸章煥殿焉素王儼廡焉從祀  
序講堂宏宏櫺星密密射有圍童有校又相攸香山  
下流泉灑灑注其前收攬竒勝著貢院數十間由是  
青衿思樂乎芹泮白袍踴躍乎棘圍士氣張百倍矣  
除地曠百畝如坻閱武榭彈壓之鼓行旗舞行陣以  
疾徐進退軍威暢千里矣廟城隍而飾其像邃嚴殊  
詭靈赫馮依以福其土人所以敬神也近郊侈驛邸  
來迎往餞高車大駟息焉所以禮賓也城之外西北

隅限以關莊達畫如枰各華表其衝憧憧者知所趨  
所以使民不迷也亭西山之麓碧溪帶環事隙一登  
眺領僚佐春頌觴詠其間所以與邦人共樂也幾人  
傳舍眠苟秩終去官帑未嘗羨役百興費萬計茲不  
見其窘庸者受欺貪者自欺不能者與不爲者之失  
均清白守秋毫必公家用而財足以自辦顧何事不  
可爲侯睥然德人望之已可敬疏通而密察事大小  
悉中節蓋天姿近道者銜右大夫蕭然如布帛生胷  
中古今流筆下璀璨可觀則其緒餘耳若士若民若  
走卒交頌不容口賢哉教授鄭君夢神書來禪識管



繕次第昂英曰東南旺氣聚興王地雲龍五色常鬱  
葱亘天臣子任藩翰寄鋪張發揮當極其密大今輪  
奐突其干霄騰碧燁其耀日山川改觀可以占國祚  
靈長尊國大節也宜特書淳祐二年夏五月朔朝奉  
大夫直秘閣主管建康府崇禧李昂英記

南山壽聖寺水車記

石汝礪宋

寺始於梁大通之五年癸丑復興於唐龍朔之二年  
壬戌皆慶居於此今元豐之七年甲子始更禪席實  
奉聖旨其地多壘大磐石也而又岨嶮焉石載土也  
不可以泉其下復玲瓏泉出無泄不能渟泓水用多  
闕適承議廖公引水爲渠秋官陳君出俸爲助謫居  
鄭君同其志碧落子石汝礪率衆抄財而榦成之木  
工梁德相其崕岬而造軟車以人運水橫梁駕空挂  
石誅木承輪以樓覆輪以屋長繩下垂修筒抗波徐  
徐滿引連連而上如龍卷空首舉而尾隨灌注堂厨



水事以濟有客登而言曰水法體也溼法性也車法  
輪也一切法界情與無情皆同我體本一法性而融  
萬法怙我法輪使得運轉使無性著一客在旁竦而  
言曰車實爲事水實爲理理事雙彰俱在塵境悟我  
本空塵境可空塵境既空悟心亦空二空既空所空  
亦空空無所空是謂真空庶幾大衆用此水時知我  
法體因彼大海而海亦空飲此水時知我溼性同於  
海潮而潤亦空觀此水時波瀾不生見無諸行諸行  
亦空見此水時清淨無穢知我無染而染亦空目此  
水時湛然不動知我本定而定亦空當無用時是我  
無情水性澄明顯露心源森羅萬象應物俱見皆我  
心照靈鑒昭昭智慧圓滿圓滿之心於此無空無所  
空者圓滿無窮是謂流通車水利益其有窮乎客默  
然而退碧落子因而錄之以爲水車記主寺僧有實  
磨崖碧落子仍書卅宋元豐七年甲子十月五日也



五僊觀記

孫

贊

翰林典籍

五僊觀在廣城藩治西側按舊志治城建時五僊騎  
羊臨之持穗祝曰愿此闔闡永無饑荒之虞辭訖徑  
去羊化爲石邦人德之用啓今祀元年春今征南將  
軍中書平章廖公下東廣駐節藩治兵寓斯觀誤烈  
薪火毀焉由是一區化爲榛莽中書掾錢唐高君過  
之爲之慨然曰是靈境也卽請於公作而新之以荅  
休貺公曰吾志也子其成焉君乃擇吉日選有司規  
沒入之羸購兔膏之氓具器就作材良力勤勿亟匪  
徐翼月告成華構有嚴前開靈祠後峙葢宮簷楹騫



飛黝亞鮮澤太平盛觀復在目中矣。方伎本出  
常理之外然爲吾人鍾扶輿。清淑。而全焉  
則長生騰化理亦可致。復得志於世出入將相精  
神志慮竭於經濟則交梨火棗所不暇服惟夫蘊其  
才而不試鬱其志而不泄端居靜默將各神於內景  
私載管輅蟬蛻方外固自君子餘事而之數老者其  
亦斯人之儔歟生爲英賢不得以沛惠澤于斯民去  
爲佺仙短其餘光猶可以垂脩名於千秋天理之定  
觀惠從之極偉其表建立可謂廖廓曠絕不凡者矣  
然當生死之關旣握玄命之柄萬化生身宇宙在子

則能明復爲人宜無難者昌運旣復其亦可以出而  
上佐天子矣等人間世何昔眷而今遺邪糾殿風朝  
星壇月夕羽衣士子其爲余吟步虛以招之辭曰

大和磅礴神構精忝珠光開生洞靈蒼蚪出海眼若  
鉦白虎嘯風尾爲旌地爐斝葉乾坤弁龍蟠虎伏冊  
始成朱衣真人居黃庭頽如寒梅眉紫青坭丸夜誦  
蓋珠經風清響微韻泠泠翻然太虛凌太清前呵豐  
隆後朱陵晨朝十二樓五城手持芙蓉拜龍輶帝傍  
羣曹愉且驚之人笑爲目熒熒三光森羅下倒明犬  
孫賜錦華若英醉騎麒麟驅六丁來遊人間寄閒羸



何年塵中留幻形玄都絳闕高岩崑霞窓霧閣開形  
庭綺食更覺飄香腥春風桃花吐前楹石壇秋高淡  
見星兔葵燕麥鶴遺翎征南南來道復興環佩清空  
雲齊冥天風何處鸞簫聲昌辰寶曆開天禎騎羊歸  
來佐明廷文爲蕭曹武韓黥明星作景雲作卿鈴劍  
吼鬼剛風鳴九還如粟倉箱盈四海盡化爲蓬瀛蒼  
生顛望如秋蠅胡爲泥酒酣山坳遲君一住三千齡

新會縣輔城記

陳獻章 檢討

吾邑輔城周遭六七里高若干尺東南際水西北鑿  
城下爲池旁植刺竹施茨其中爲營門以守嘗記  
往年西寇之來憑陵高涼以東破關襲城勢如建瓴  
至此則截然而止如虹霓之收急雨由是而吾民之  
丘壠以完室家以安鷄犬以寧倉箱以盈燕有歲時  
樂有賓客至於今各得其所者則誰之賜乎始者吾  
謂陶公曰孔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  
以此而盡吾心則庶政無不脩用人無不當理財無  
不富治兵無不强不知乎此而欲徒恃其末蓋後世



以法刼制天下區區之爲也公之功固大矣而聖人之道非耶公曰不然行聖人之道有二術內之曰心外之曰權無其心則權爲挾私妄作矣無其權雖有其心將安施哉今夫用行伍之人取其長不責其備宥其過以圖其功可也或者過於求實一疵不貸而用舍乖張矣今夫理財於擾攘之秋非常賦尅取之民故椎牛醢酒豐犒厚享非以醉飽爲德所以作士氣也顧小利而忘其大體者則朝夕與小吏計牙籌筭贏餘矣今夫治兵於闡外號令則大將主之而吾子以偏師從事况夫深山窮谷民徭雜居善惡同穴生殺在前而節制不一沮我者惟以殺無辜爲言矣此事之所以難行而心之所以不孚於人也烏虜兵凶器也豈得已哉公從事于茲餘二十年吾民之老者以死少者以壯事功在邊隅日遠日忘蓋不可以無紀而垂告於將來也今西師戒嚴盜賊塞路吾欲於知力之外而綱維乎是則孰與語哉



雲潭記

陳獻章

檢討

白沙之西山則圭峰也東北連數峰最勝者爲綠護屏屏之南有潭淵然曰聖池下蟠蛟龍龍噓氣成雲變化萬狀田一生周鎬偕其季京來謁予白沙時維仲春風日晴美予與二子携酒飲于西山之麓班荆而坐仰而四顧有雲起綠護屏炫爛如丹青郁紛若祥瑞予顧謂二子曰是聖池之雲也偉哉觀乎二子愀然正襟侍側曰是吾先子之志也先子居龍溪垂五十年無他嗜好惟喜爲雲潭之觀故先子之號曰雲潭予曰嘻有是哉若先子我舊不幸早世不及見若



兄弟長也若豈盡聞之乎居吾語女夫潭取其潔也  
雲取其變也潔者其本乎變者其用乎二子齊應曰  
然予曰未也野馬也塵埃也雲也是氣也而雲以蘇  
枯澤物爲功易曰密雲不雨自我西郊是也水以動  
爲體而潭以靜爲用物之至者妍亦妍媸亦媸因物  
賦形潭何容心焉是之取爾二子喜相謂曰先生命  
我矣於是復進而告之曰天地間一氣而已誠信相  
感其變無窮人自少而壯自壯而老其歡悲得喪出  
處語默之變亦若是而已孰能久而不變哉變之  
形也以爲不變旣形也而謂之變非知變者也

也者日夜相代乎前雖一息變也况於冬夏乎生於  
一息成於冬夏者也夫氣上蒸爲水下注爲潭氣水  
之未變者也一爲雲一爲潭變之不一而成形也其  
必有將然而未形者乎默而識之可與論易矣二子  
於是起而再拜乞書爲雲潭記



鳳陽府重修儒學記

丘濬

二帝三王所自立之中國其統絕於宋之季世而華夷防决爨倫攸斃者幾百年天厭夷德乃生我

太祖高皇帝於山河兩紀之間其建國也首卽南

紀之江依秦淮而立南京復欲於北紀之河依汴渠

以立北京宅於二者之中據濠之會臨淮之疇立爲

中都旣已建九重之居奉百神之祀列千官之署

而首開教胄之監焉旣而定鼎金陵罷建北京之議

乃於中都置留守司以鳳陽府直隸京師改國監以

爲府學名雖降於前而地則仍其舊也其創置之初



具古天子辟雍之制今雖降爲諸侯類宮然其面勢規模旣廣且大尚或彷彿其故焉則夫傾圯頽廢之餘一旦欲興舉而修復之夫豈易事哉成化乙巳四明章君銳元進來知鳳陽府事慨然以修政立教爲已任月朔望詣學宮謁先師課士子顧茲學宮頽壞喟然興嘆以謂郡凡百政務孰急於此矧茲郡實

皇明鴻業所基山川人物非他州郡比於此而不用吾心烏乎用吾心於是乎謀之寮案訊之師生與凡郡之父老攷其圖籍卽其基址乃因其舊貫缺者補之廢者舉之剝落者修飾之禮殿講堂之外凡屬

者五爲樓閣者各一爲亭者二與夫神廚庫廩齋舍之類總若干楹經始於弘治庚戌之十一月落成則明年七月也甫成適邵武甯堅永貞來同知府事章君以永貞嘗及予門屬其書介推官廣南李渭長源求予記予惟建學教士固有司之善政而章君之修是學也其所關係實大蓋山河兩界茲郡實居其中我 聖祖於此生焉奉 上天之正運承厚坤之王氣據中原之要會而一時王侯將相攀附而起者如林之立今其子孫布列中外在在而有而其根本實萌蘖于茲譬則徂徠之松新甫之栢旣已斤斧之斲



削之棟明堂柱清廟楹百室以立爲百世之規制矣  
原其所生之地則徂徠新甫也地道敏樹土性所宜  
伐而復生必然之理也所以培植其根芟滋養其萌  
蘖條達其枝枚灌溉而封固之俾至于成材以復其  
故也烏可後耶章君謂此舉政務莫急焉誠知所急  
也已予因其請記而竊有感焉蓋堯自甲辰歲卽帝  
位立中國之統又一千七百九十八年至周靈王二  
十二年庚戌孔子生作春秋以嚴華夷之分又七十  
三年夢奠兩楹歷世一千七百五十一年至宋祥興  
己卯中國帝王之統始爲北狄所絕而文儒之教因

之山陵夷我

聖祖始復帝堯以來中國之統則孔

子以後彝倫之教王業所基實肇于斯九公十八侯  
與凡百辟卿士將率師尹分闔守職者乘時奮興翼  
成一代之大功弘敷百世之遠模皆淮濠之產也昔  
有其人今無其人邪矧今郡之疆界包夫宿潁壽泗  
諸州非但一古鍾離國也郡之民黎實以江浙湖海  
之閭右非但一淮泗間人也郡之人材於六縣四州  
民間子弟之外而又兼育夫武弁之胄屯營之秀則  
是茲學之設其所教育者豈徒一方一郡之賢俊而  
已哉夫以明秀之山川膏腴之土壤向也所封樹者



惟厥土之所宜今則合四方之所產以並植焉含地  
氣之精液嚮陽明之近光受天滋之醲澤得之厚而  
最先林林而生芄芄而盛縣縣而又大之爲棟樑小  
之爲榱桷必直而不撓堅而莫能攻有大易棟隆之  
吉無鄭人懷折之虞合衆楹以共成屹一柱而獨立  
以扶翊裨贊我 皇明之化於億萬斯年俾中國之  
統未延儒者之道恒明其大統會大根本皆基於此  
帝鄉之學焉後之蒞政于茲施教于茲受學于茲者  
尚有感於斯文

賜進士題名記

丘 濬 大學士

太歲上章闡茂是爲 大明弘治二年是年開進

皇上奉 天承運賢俊登庸之第一榜也故事旣賜

進士第必立石太學以示久遠禮部臣以題名記請

皇上以命臣濬臣於是時叨居讀卷之列而文武羣

臣合辭上賀之際實與焉伏惟賀辭有曰天開文運

賢俊登庸夫謂之運者氣化流轉之名有天運焉有

世運焉有文運焉天運則無往不復世運則曆數相

乘若夫所謂文運者綜天經地緯之機顯神功化理

之妙凡在宇宙間開闢以來三才之道五倫之教六



經之旨萬事萬物之紀咸具于茲匪圖書字畫言辭藻繪而已也蓋必天運循環否極而泰 聖人應運而生握持斯世身任乎斯文在茲之責正倫理明經術以丕弘治道儲民俊而教育之掄士秀而登庸之資其彌綸參贊用人文以化成天下而文運於是乎興雖人之爲而天實啓之也粵自帝堯以歲甲辰開華夏正統以開文教歷甲辰者六十又三十六年至宋祥興己卯華夏之統始厄於夷而文運遂以否塞我 太祖高皇帝生應昌運以歲戊申開國建基以 後中國境土載闡人文旣用興王良佐建大業垂大

統以開一代文明之運然猶思所以爲

聖子神孫

可繼之道卽於次三年庚戌詔天下設科以起懷才抱德之士明年 親策之於廷歲乙丑遂定爲今制

至是六千十二子再周天前後三十有七科矣肆我皇上亦以歲戊申繼統適符 聖祖創業之年而次三年開科策士亦龍集庚戌也乃今三月望 皇上御奉天殿親出制策試禮部所貢士次其甲第賜錢福等三人進士及第楊旦等九十人進士出身祝祥等二百五人同進士出身彬彬濟濟鵠立於 丹陛之下以聽鴻臚句傳揭黃榜于魏觀一日聲名遍乎



天下文武羣臣公廷合辭以賢俊之名歸之爲一  
重賀於乎名歸則責隨之賢俊之名何可當也必爲  
一世人豪如虞廷之黎獻周室之克俊詩所詠之譽  
髦傳所稱之天民史所書之國士名臣然後足以當  
之不然碌碌庸庸冒賢俊之名而欲覬其登庸以享  
有爵祿可乎矧斯時也正當 皇明千載特起之運  
聖神繼照世運亨嘉斯文之運至是益恢以大三光  
五嶽之氣復完人文昭宣噫茲何等氣運邪斯士也  
皆世所謂長才秀民傑然於衆人之中乘此氣運之  
盛得以所學爲 聖天子之所親擢將進而官使之

以弘一代文明之治明良相逢上下交而其志同噫  
茲何等遭際耶當此氣運有此遭際乃甘於暴棄而  
無所建明猷爲非夫也豈不負 明時而玷大科哉



鑿大庾嶺碑陰記

丘 濬 大 士

嶺南自秦時入中國歷兩漢三國南北朝至于唐

十八年丞相張文獻公始鍾光岳全氣而生

曲江之湄時唐高宗咸亨四年癸酉也公生七歲

知屬文十三以書干廣州刺史王方慶是時已為張

燕公所知年三十五登進士第授校書郎蓋公長于

武后時不欲仕女主即至中宗復辟之三年始出

宗即位之初又策道侔伊呂科為左拾遺內供奉

元四年承詔開大庾嶺路唐書地理志謂開路在

七年非也當以公序文是年為是燕公於開元十



三年薦公可備顧問明年燕公卒玄宗思其言召公  
為秘書少監集賢院學士知院事會賜渤海詔書公  
無足為者召公為之被詔輒成遷工部侍郎知制誥  
尋遷中書侍郎是歲又拜同中書門下平章政事又  
進中書令與李林甫裴耀卿並相林甫無學術見公  
文雅為玄宗所知內忌之竟為所傾而罷公在相位  
甫三年耳俄以周子諒事出為荊州長史卒年六十  
有八公之氣節文章治功相業著在信史百世共知  
自公生後五嶺以南山川燁燁有光氣士生是邦北  
仕於中州不為海內士大夫所鄙夷者以有公也死

生嶺海之間與夫宦游于斯土者經公所生之鄉行  
公所闢之路而不知所以起敬起慕其非夫哉予生  
嶺海極南之徼在公既薨之後六百又八十年甫知  
讀書卽得韶郡所刻千秋金鑑錄讀之已灼知其為  
偽既而卽史攷之史臣僅著其名而不載其言意其  
遺文不具也求之偏方下邑無所謂曲江集者年二  
十七始道此上京師游大學編求之兩京藏書家亦  
無有也三十四登進士第選讀書中秘見曲江集列  
名館閣羣書目中然木天之中卷帙充棟檢尋良艱  
計求諸掌故凡積十有六寒暑至成化己丑始得之



乃併與余襄公武溪集手自錄出是歲丁內艱南還  
道韶適鄉友涂君應旻倅是郡因話及之留刻于郡  
齋公之遺文至是始傳于人間竊觀集中有公所作  
開大庾路序而蘇說爲之銘意公此文當時必有碑  
刻歲久傾圮磨滅今陳迹如故而遺刻不存豈非大  
缺典歟每遇士夫之官廣南勢力可爲者輒爲免其  
伐石鐫文以復當時之舊諾之而食言者多矣今

上卽位之三年嶺北袁君慶祥由秋官屬擢廣東按  
察司僉事奉 勅提督雄韶等府兵備臨行別予予  
復申前言君曰諾哉又明年以書抵予謂近得碑

於芙蓉礪以就將求善書者錄公序文及蘇公之銘  
刻諸其陽屬予一言識其陰於乎天地大勢起自西  
北而趨於東南大庾嶺分衡岳之一支東出橫亘江  
東之間自此之南以極于海島奇材珍貨出焉戰國  
以前未始通中國也秦時始謫徙中原民戍五嶺漢  
武帝始遣將分路下南粵樓船將軍楊僕出豫章下  
涓水疑 此途也然序又謂嶺東路廢人苦峻峭行  
徑寅緣數里重林之表千丈層崖之下意者大庾迤  
東舊別有一途公旣登朝始建議相山谷之宜章坂  
險之故以開茲路也歟茲路旣開然後五嶺以南之



嶺南文獻 卷之十九 三十三  
人才出矣財貨通矣中朝之聲教日逮矣遐陬之風俗日變矣公之功於是爲大後之人循其途而履其迹息肩于古松之陰寓目于新亭之下讀公之遺文想公之風度豈徒若晉人望峴山而思羊叔哉哉萬世之後亦有過洛水而歌大禹如昔人者已雖然公之功固大而著矣然使千載之下往來之人臨公遺跡而知開鑿之功真出於公無疑傳誦感戴於無窮蓋亦有賴於斯碑之重建焉僉事君之功亦不可以不紀也君字德徵贛之雩都人其家去此百里而遠蓋在嶺之北也君在大學時常建言國計大有補于時用是名聞遠近今持憲節于嶺南聲譽籍籍以起其進蓋未可量也予雖家嶺之南然去此幾二千里年踰公薨之歲始見知于當宁而日薄西山無能爲矣所以追前人之芳躅而振發其聲華者不無望于嶺南北後來之俊彥而於僉憲君蓋惓惓焉予也幼有志尚友古人而於鄉衮尤所注意今年七十有二矣將歸首丘素願乃酬豈非平生一快事哉不勝忻幸勉爲書之畀以刻焉



南海縣儒學記

丘 濬大學士

王者之化與聖人之教竝駕而偕行 皇朝郡縣所  
至之處學校隨之無間于邇遐南海在中國極南之  
徼孔子歿後二百十又六年始入中國適在儒道厄  
絕之世歷漢晉而隋唐至宋慶曆以後學校之制始  
備南海古郡也隋開皇世始以名縣縣學舊附于郡  
學西廡之下元初始徙于今所薄于民居甚隘且陋  
景泰初姑蘇韓公來貳廣憲始謀大之首徙旁近居  
民四家以地益學規畫甫定公擢任還 朝功弗克  
究又若干年公自都臺出督兩廣邊務武事旣脩卽



慨然欲畢前志乃出官帑白金若干授藩臬二府俾  
左布政使張公瑄按察使甯公良等經營之而以提  
學胡公榮專任其事曾未踰時凡學校規制所當建  
置者昔所未有及有未備備而或廢壞者一旦咸哉  
然方正窳然高大完然周緻煥然明麗甚稱都憲公  
作興之盛意藩臬諸公間遣南海文學陳玄賡書浮  
梁來徵予記惟聖人之道推而放之四海而準儒道  
不立則王化不行南海在秦世已入中國方是時詩  
書之教廢而仁義之澤竭世惟刑名功利是用華夏  
且不有於儒道而况四遠之外哉漢興始崇文

經術以至于今中間雖或有所廢弛然未有舍學校  
而能作人才正風俗以求一代之治者也我 高皇  
帝開基之三年卽詔天下立府州縣學頒示規制教  
士必本孔氏六經解經必用濂洛諸儒之說踰百年  
于茲學制大備文教日興故雖窮荒絕域前代所不  
能臣服之地莫不皆有學校南海在前代固若遐外  
然在今日則內地也其風俗視華夏不殊而且日趨  
於古人文日新月盛又非但文學一事能先北方之  
士而已也士生於斯固毅然以華夏自居而中州之  
人亦孰敢藐然以遐外視之哉所以然者固錄 聖



王教化積久漸漬所致亦總督大臣及藩臬諸公作  
興造就之功也後之遊學于斯者觀其規制之備荷  
其教育之深可不知其所自而益思所以自勵哉  
是乎記

全節廟碑記

張詡通

全節廟在新會縣厓山之上弘治辛亥今兵部尚書  
華容劉公大夏爲廣東右布政使時建以祀宋楊太  
后者也于時廟額祀典未之請也庚申僉事武進徐  
公紘適分巡是邦也乃疏上特賜今額而祀典如  
祀歷代帝王于時新廟碑未之樹也甲子左叅政慈  
谿王公綸適分守是邦也乃屬筆於詡謹按后度宗  
之淑妃也當胡兵之入寇也直擣臨安一時帝后王  
臣盡爲俘虜獨后負其子益王是與廣王昺航海奔  
閩於是羣臣奉是卽帝位用后爲太后帝崩復立昺



奔厓山依二三大臣陸秀夫輩卧薪嘗膽爲宗社恢復圖旣而胡兵進逼厓山破之秀夫知事不可爲也負帝昺赴海死之而宋祚遂移矣后聞之撫膺大慟曰我間關至此者正爲趙氏一塊肉耳今無望矣亦赴海死焉惟宋三百年后妃之賢前稱高曹後稱向孟亦可以爲難矣然皆處常而能正者耳至於流離患難卓然能炳大義一君亡復立一君君亡而以身徇之其死也爲社稷死爲國家死爲綱常死爲謹內外辯華夷死所謂死有重於泰山者也其有功於世教也大矣豈非處變而不失其正者太不易乎

丈夫子讀書說道理者事君則欺其君相國則賣其國專城則棄其城賊至則或閉門或迎降甘心臣犬羊而服左衽平時君以高爵厚祿待之謂何一旦視棄其君父如棄弁髦者蓋亦多矣顧后繭然以坤柔之姿目或不知書而道理或不能出諸口及乎臨大變毅然視死如歸何哉蓋亦求其故乎蓋體道在率性而已矣性無不具者也故以婦人女子之質之美者徃徃所行不期與道合而自合如后之流是已性昏於蔽者也故丈夫子而不能率性者類爲物欲所蔽故無事則雍容委蛇談何容易至於小小得喪利



害臨之於前而不喪志失守者或寡矣况死生之際  
乎欺君賣國之流是已彼爲禍水爲牝晨者又何怪  
乎然則我 皇明全節之褒元祀之饗以爲后待者  
宜也非過也然自后赴海後二百餘年而得劉公始  
建廟又九年而得徐公始請祀典又四年而得王公  
始徵文勒之金石歲閱七世事更三賢然後全節之  
廟貌俎豆后之風流遺烈殆與厓山俱高海水俱長  
矣詔近輯厓山新志載后事亦旣詳矣復懼夫世之  
昧者或不知率性以爲道也僭爲之辭以爲王公  
之系以詩曰朗朗性天古謂明德明德克明

懼不惑有龍失所嗟日之晏星月從之崩于海國謀  
豈不臧大命已革視死如蛻就義如食以扶天常以  
輔人禮以尊中國以攘夷狄堂堂丈夫破釜失色孰  
能死生從谷擁翟高曹向孟光昭史冊於赫后烈允  
邁前護二百餘禩貞風淪落有嚴廟貌臣大夏作有  
隆祀典臣紘建白 帝曰俞哉宜屋宜秩歲饗太平  
廟褒全節臣綸揚化用播金石臣詡操觚敬述 帝  
則先烈煌煌聖教赫赫五嶺以南雷厲風廓碑于廟  
門垂示千億



宋陸丞相祠記

張詒

通鑑

宋陸丞相祠在潮郡韓山之上郡守葉侯元玉創以祀宋丞相陸公秀夫者也公負幼帝沉于厓海而廟食于厓山宜矣曷爲祀之潮邪考之一統志及潮志皆云公墓在郡南海嶼上而續綱目載公與陳宜中議不合宜中使言者劾謫于潮則潮爲公體魄所藏之地而過化之邦也今天下凡名宦流寓之賢例得祀于其土况公一代忠貞論者謂其尊中國排左社立天地之常經明春秋之大義其有功於世道也甚大則其人品事功已超然在潮之名宦流寓諸賢之



表矣此而弗祀祀而弗專非缺典與先是詔修厓山  
新志也考公事蹟知公墓在潮墓碑猶存而近年始  
失之也爲之嘆恨不自勝因走書侯爲物色之旣而  
侯復詔書訪公墓在澳山北青徑口第碑失漫不可  
尋儻卒不可尋也就其地封而表之更於韓山韓文  
公祠左構一祠以專祀之焉詔得書又爲之喜不自  
勝報侯書曰執事之舉甚盛舉也今年春二月晦侯  
走書幣告詔曰祠成矣請記之夫公之忠貞明白正  
大昭如日星崇祀而表章之使世之委質而爲人臣  
者知死生患難如許而不忍少負况當治平無事之

時享大爵蒙厚祿無死生患難之迫而忍欺其君乎  
推類而盡之凡爲人子弟者不忍負其父兄爲人妻  
妾者不忍負其夫主而爲門徒與友者不忍負其師  
與所交也教立乎此風行乎彼三綱正九法修風俗  
厚世道隆矣其視徒敝精神於刀筆筐篋者其功效  
大小相去何如也夫豈但慰忠魂於地下報功德於  
當時而已哉韓山去郡城一里許山之椒有三峰列  
若三台秀拔翔舞如飛鳳長江走其下蒼松古檜蔚  
然掩映江波景象明媚千態萬狀蓋潮形勝之絕也  
侯因卜祠地一日肩輿徑怒焉徘徊顧瞻之頃遂得



其勝於山之左峯之麓若有神相之者構祠凡三間前廟後寢高低深廣規制靡不稱堦之下鑿池一區植蓮其中周遭繚以崇垣當戶則棹楔巍然以限內外是祠也背山面水縈紆環繞引領間與韓祠聯輝並麗宛若在霄漢之上於戲以寥寥二百餘年之遺烈而顯于一旦殆天所以報忠貞特假手於侯邪是不可以無記矣若夫公之忠貞始末載在信史及厓山新志者已暴暴可得而畧也侯以宏才治大郡舉目無全牛而英風偉格隱然可任世道之責故能大有為如是祠經營於歲甲子踰年而始成益事事始苟故也

山海關題名記

初 順中 戶部郎

自古官府有題名唐以來或記諸壁或刻于石皆非徒作也即歲月而稽遷代因姓名以知賢否勸懲之義於斯在焉山海關密邇京師為東北重鎮所以限華夷察來往防奸暴而固疆域也關設於洪武十有四年厥初擇武臣子弟同山海衛官軍守之宣德甲寅有上言是關要衝宜選文職老成廉幹者守鎮以杜邊弊上可其奏乃命兵部官來涖事每三歲一代焉其後十年復設都指揮守備于此蓋益重其事矣夫承 天子命以鎮是關惟廉且勤可稱任使

矣夫承 天子命以鎮是關惟廉且勤可稱任使



南文獻 卷之十九  
引公公則生明勤則敏敏則有功政令之孚惠澤之流胥此焉出彼昏墨蠹政者乃吾儒之罪人而竊祿苟全莫之建明者亦非所取也自宣德迄今更代凡十餘人而題名之舉未立予恐其久將湮晦遂命工礮石取前任人名氏歲月歷書之且虛其左以俟來者於戲司馬公記諫院題名謂凡曲直忠詐後人將歷指而議之爲可懼也然則後之觀是刻者得無亦指其廉污勤惰而議其賢否歟

敢身和記

陶

魯

三廣  
政使

國家承平日久正統間帥臣失守廣右諸徭始爲邊患延及廣左高廉以東戍守迄無寧歲至天順間民窘甚寢起爲盜維時守令或棄或罷武夫制勝無術賊由是充斥所在騷然矣予自景泰甲戌來丞新會至是滿九載將去民相率以保障乞留於上尋被命尹茲邑當是時旁邑屢破有唇亡齒寒之憂予乃進諸父兄告之曰賊氣吞吾城矣不備必至若諸父兄欲留我必盡發若子弟從我擊賊不然城壘雖堅未足守也諸父兄許諾退卽選子弟之才者甲冑之



堅者馬之壯者不日而集先是人心恟恟惟賊鋒之  
爲畏至是始有固志邑西北當賊騎之衝相地爲寨  
寨各有長其險於外者爲長堵置堠火設邏卒以伺  
賊將至一寨有急諸寨畢應凡此所以捍吾外也環  
郭爲輔城溝其旁施鐵蒺藜曉夜戒嚴燎火燭天桴  
鼓如雷所以防吾內也子弟以拔擊相高遇賊輒殊  
死戰屢破之三數年間危者以安怯者以勇隣有被  
賊者恃此以爲應援是豈予之所能哉實由 聖天  
子威德與諸父兄之教子弟之力也予累遷今秩子  
弟以功顯者冠帶受祿有差其猶可念者奮不顧身  
冒險阻觸白刃棄其妻子死者寔衆成化辛卯予巡  
視至邑俯仰今昔問諸父兄存歿諸父兄咸願作祠  
以祀之爲請於 欽差都憲韓公買地城西造屋三  
十間正北爲堂傍列兩廡命曰敢勇祠祀於此者通  
六十五人報死事也割廢寺田若干爲祭需復一人  
爲祠籍專掌之嗚呼死者有知其無憾乎因書其始  
末於此



大理府諸葛武侯祠記

黃 衷 侍郎

滇俗崇佞佛法視中州故盛祿於其土者恒戾政是  
患思起而驅之然惑者不敢靡者不能自我 國朝  
百三十餘年見素公副憲雲臬然後鶴慶之大佛寺  
毀茲又三十餘年元參劉君按部大理而三塔寺毀  
昌黎有言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政於是乎漸矣凡  
沒梵宮一法堂一院二十有四僧舍以十數括所墾  
田爲畝八百三十有六計其歲入穀麥爲石一千三  
百有九有司以請元參曰業旣革之夫豈無與之蓋  
後峙蒼山前瀦洱水全郡之勝茲地焉萃昔諸葛武



侯率衆南征史志屯兵蒼山之麓卽其地耳夫侯三代遺才出師二表表裏伊訓方其斬雍閭擒孟獲而不殺卒之拓地南中爲夷漢所服滇人獲被聲教者實惟侯功夫功固禮之所祀者吾聞侯行師而隕旆庶巷祭遺愛所繫南中雖家戶而戶祝之可也宜卽其宮以爲侯祠妥神耀靈俾鄉人竚瞻以毋忘過化之澤卽二十四院之材撤而新之中爲講堂三東西齋舍如講堂之數號舍二十合而名之曰龍峰精舍擇民之秀慧者聚而教之以佐庠序之缺又卽當祖所止廟爲文廟時之

其羸爲祠需若諸生繼畧之資取給焉公罔損費私罔損力茲吾之所謂興也撫臺黃巖王公巡察漢陽傳公成遯而勸之可謂相與有成者矣衷曰元叅之政於是乎可書矣一舉而六利興焉耳蓋佛自入中國以來法不恒毀倏忽靡損不遺餘力則妄者可驅矣妄者可驅則惑者可辯矣惑者可辯則靡者可振矣祠以遺烈則功者可勸矣聚以廣業則才者可甄矣公私罔損則規者可法矣一舉而六利興焉是故元叅之政於是乎可書矣元叅名鶴年渝人



三忠祠記

黃衷

副都御史

季宋厓門之變信國文公天祥丞相陸公秀夫太傅  
張公世傑後先仗節以死後世祠於厓門志死所也  
屬乃更于岡州侍御孝豐吳君麟按部謁祠下作而  
嘆曰在法祀賢所以明報昭訓也我 聖朝表祀三  
君子者豈一鄉一邑謂哉岡州越附海壖不足以妥  
炳靈萃瞻向而憲來者筮以會府城南之址從謀於  
藩臬諸大夫從乃畀郡貳沈子尚經節推莊子壬春  
任煩焉祠成榜曰三忠屬東以記夫忠者中也爲臣  
寶忠者也然有異際焉貢賢獻猷範物而順化是之



謂弘濟忠在社稷矣正色黜私出憂君入憂民是之謂一思忠在職位矣主憂則辱主辱則死是之謂殉國忠在天地矣嗚呼爲人臣而忠在天地焉夫豈得已乎哉夫豈得已乎哉余讀宋史至厓門之役掩涕焉宋謂以仁厚立國禮義養士當夫國步薦艱夷狄之亂三至元而極播越之禍三至厓門而慘食士之報且衆至三君子而大以盡予嘗欽其風而悲其志矣夫自行都航海如泉如廣水若孤軍倉皇駐蹕無可據之地守臣制帥死者執者叛以降者颺迅蓬斷無可圖之將收亡集散裂裳以幟茹乾而飲鹵

用之兵亡君立君遺孤稚弱無可爲之勢月變星闕亡幾厄北復無可有爲之時三君子者豈非燭微者哉且猶問關南蒞四歷年所瞿瞿然皇皇然致望夫義勝功濟庶幾一旅一成之舊卒之魂濤滄海血碧柴市而後已孔子所謂臨大節而不可奪者非歟嗚呼可自諒者心也可自制者命也其不敢諒以制者天也是故鄙泰相乘世祚幾易而綱常元氣獨磅礴於宇宙無窮之內者三君子之天定矣堂構孔華簾燁燁城南之祠旣固且安庸知天下尸祝不有武侯武穆者邪庸知三君子之神不爲星辰河嶽



效靈於世邪信國有言歿不俎豆於其間者非夫也  
又庸知不有蹈厲而興者邪夫然後知侍御君爲道  
計深爲世計遠也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侍御以  
之

忠襄祠記

方獻夫

大學士

祀典所與並社稷嶽瀆者曰有功德曰死國事曰勸  
後世而已外此淫也典所禁也粵居五嶺之表地半  
山海自沐我朝治化稱名藩而僻郡旁邑未盡革心  
故征討歲有焉成化初憲副毛公猶以禦賊死比屋  
可封難哉公諱吉字宗吉瀾江餘姚人由景泰甲戌  
進士授刑部主事以守法抗權貴聞陸輦遷廣東按  
察司僉事適潮惠賊與官兵相持三歲莫能殄巡撫  
葉公聞公來使人馳驛促上任委治嶺東一道公旣  
至設法擒撫平之程鄉土賊僭稱大王公主僞號潮



民復告留公乃勦洗石坑龍歸上下寶龍等峒又平之高雷廉賊殺掠居民數百里殆無烟火撫按推公能復以委焉公水陸進兵又平之有流賊逼省城北門民庶白晝驚奔入城千百蹂踐而死廣西叅將某備公事在城因檄領官兵捍禦皆懷奸迂道反在賊後賊漸近城吏民無策唯相向哭適公回自廉乃單騎出安衆心且以國法諭各將皆奮勵公督戰賊乃退追逐十晝夜擒殺數百人城始獲全民私設公牌位拜禱者遍里堡公在省四載前後征戰四十餘陣殺強賊餘數萬天順八年兵部獻公績 上嘉之

遷副使降勅獎諭委以一方兵務公益感勵值西賊與新會諸峒合勢欲併力攻縣城新會告急公檄諸所練兵未至公率都指揮焦用指揮孫璧領官兵弁民自效者近萬人行至火磴與賊遇戰破之乘勝追至雲岫山去賊營十餘里時二鼓公召諸將謂曰賊營後山菁而前畷田左右皆山隴若敗必遁入後山爾等明日分兩哨進據其後我以精銳衝其中賊可盡擒也星夜五鼓齊進賊果敗走據山後公命潘百戶帥精壯千人占賊營賊多遺財物軍士競取之賊窺兵亂擁衆馳下刺殺潘軍士自營門擁出賊後追



之兵大潰公弗能止從吏廖振勸公退避公厲聲曰  
將退則兵皆死耳我爲朝廷臣子焉取獸生耶言未  
已賊衆持鎗趨公公且罵且敵猶手劍斷一賊臂力  
不支被害是日雷雨大作山谷振動麾下求公屍弗  
得潛以火焚賊柵賊驚以爲神棄公屍而逃次日乃  
獲屍已越七日面貌如生舁歸廣城吏民莫哭者相  
屬於道公出師時以犒賞官銀數千兩委懷遠驛丞  
余文司出入已出十之三文以公忠而貧密付所餘  
公之家僮持以歸是夜僮婦忽坐中堂作公平時  
令左右請夏憲長舉家驚駭近解沈經歷聞其異

報夏與同僚胡鄭至婦曰某受朝廷重任不幸遇害  
死無憾但余文以犒賞餘銀付吾家雖官府無所稽  
某恐含污於地下耶願急追還官某瞑目矣言畢仆  
地救而醒了無所知瓊臺丘公作公傳載此事嗚呼  
烈哉撫按以公死事聞贈通議大夫廣東按察使遣  
行人秦民悅諭祭謚忠襄錄其子科爲國子生縣令  
陶魯率居民祠公於恩平道側巡按御史葛公奏請  
立祠以祀于時有司苟簡從事乃僅祔于都憲楊公  
之祠輿論未慊也先是僉憲李古冲議改正位南面  
以爲廟祀論功德無論勢分也衆以爲然而未果茲



提學吳默泉復以三學師生專祠之請議上提督府  
石泉潘公允之曰曠典也可以舉矣侍御毛公來齋  
公之從孫也適奉命來按吾廣益訪公之遺事於故  
老載籍廣之士民咸然興思於是藩臬陸石涇葉寅  
齋諸君咸贊厥成郡守鄭君某實任其役乃撤已毀  
珠池公館爲祠正位專祀赫然斯稱嗚呼是可以見  
人心之公而忠襄公忠烈之感侍御君之誠孝也祠  
成鄭守以狀來請予記之予謂公之祀旣合禮典而  
多事之地使守土者知盡職于官可廟食百世雖悔  
必彰且代有賢子孫焉弗其勸歟故記之予先祖  
秋翁嘗有哭公集句云輟文脩武六韜明膽氣堂堂  
合用兵憂國早知心獨苦誓天不與賊俱生十年未  
佩封侯印百戰空垂異代名欲奠忠魂何處問江山  
如雪水無聲實錄也併記于此



修復李忠簡海珠祠像記

湛若水

吏部尚書

正德十有二年二月之望庠生甘生劉生陳生拜進  
其言于憲副汪公曰學相朝紀時惟小子罔聞知嘗  
交于李忠簡公文溪之孫庠生達元獲講其世蓋公  
世系在譜牒勛業在國史文藝在本集罔敢有攸述  
仰惟公之懿德大節發身鼎科立朝以正追斥安石  
乞正儲貳去高之之奸引裾抗疏劾盧董二宦落職  
而不悔曰忠喪其親築室終制于墓若終其身累詔  
不起曰孝乞歸制心服清獻之喪立師傅之道曰義  
幕于汀奮身諭賊以其守免贖閩清獻繼城入諭賊



壘出白刃下却摧鋒之變而遠之廣郊曰勇提舉于  
閩捐俸賑饑活人之命守贛置常平罷官酷嚴保江  
以爲民安曰惠屢進屢辭早能以身退曰廉夫斯六  
行者君子之所以立身也忠簡備焉足爲生人之表  
固宜里置血食焉以彰鄉先生之道况海珠公之築  
也而下帷之地也其寺田公所置守也其祠置洪漕  
使從邦人之請公也乃反忘本而浮屠焉徒據甚非  
所以繼往而示來也仰惟明公風化是務復菊坡祠  
于南岸增飾文山祠于五坡學相朝紀等誠不揣  
昧以言惟明公其圖之公曰鉉職也何辭乃撤

而新之肖其像而妥靈焉數百載之廢墜一朝而復  
于是陳侍御言扁顏之毛侍御鳳請典祀之黃僉憲  
昭中董之劉憲副伯秀資助之王僉憲大用設門役  
守之魏太守廷楫先後贊襄之祠以地主寺以祠存  
復舊也汪公曰事已不可無記記必於湛子或謂觀  
吏部霍進士韜亦曰必於湛子若水曰義也吾其可  
辭郭太保總戎勛曰子其無辭焉吾謹有供麗牲之  
碑督市舶牛太監榮至則曰復舊以明義也因爲加  
飾之嗚呼茲非忠簡公六美之實先得乎人心之同  
然而能起人心於百世之下不期而同然者乎祠成



公像儼然臨之在上於是奸邪之臣觀之將愧其忠  
薄子觀之將愧其孝師友操戈者觀之將愧其義懦  
怯于難者觀之將愧其勇殘剝之吏觀之將愧其惠  
貪進而無耻者觀之將愧其廉而後之忍心於廢興  
者觀之將愧修復之諸君子也愧之何如修之而已  
然則是祠也其立教之本歟因爲迎送神辭三章俾  
歲祀而被之樂歌鼓之舞之以盡神曰悵靈蹇兮多  
脩服六美兮孰儔燦雲漢兮以爲章招箕尾兮與同  
遊繫容嫺兮多姱永貞則兮服休靈不來兮余愁悵  
立兮中洲右一靈之來兮駕玄武乘北風兮下上

生朱鳥兮前驅右蒼龍兮驟白虎薦溪毛兮玄尊明  
德馨兮簋簠呼天吳兮總干紛江靈兮起舞右二曰  
宵宵兮西沉雲冥冥兮霾陰四無畔兮莫抗靈胡去  
兮駸駸悵獨立兮容與羗神往兮形存倚神往兮玄  
武服兩駮兮入塞門瞻雲錦兮悅象將天飛兮莫予  
遺言慨莫聞兮予顧馮夷鼓兮填填

虎丘三賢書院記

君子曰姑蘇之墟有三賢焉其一曰宋參政文正范  
公仲淹希文者蘇產也其二曰宋太常博士侍講安  
定胡公瑗翼之者秦人來宦蘇湖者也其三曰宋侍



講徽猷閣待制和靖尹公焯彥明者由洛陽游寓者也三賢者異顯而同道若范公則以功業顯若胡公則以善教顯若尹公則以道德顯三賢者不同顯而其致一也何謂功業曰文正范公出將入相武定文熙西賊破膽而朝野傾心措天下於太山之安非功業乎何謂善教曰安定胡公教授蘇湖推誠樂育聿興師道戒嚴條約變歷代辭賦之習爲經義治事之規一時從學化之醇厚和易馴馴雅飭非善教乎何謂道德曰和靖尹公得程氏之正傳敬以直內涵養詣極至於家喪身死于亂而復甦臨大節而不奪非

德乎何謂致一曰文正之功業本於先憂後樂之心安定之善教依於道德仁義之本和靖之道德發而爲與虜不共戴天之義推此志也如用之其功業可量耶故三賢同道而一致是故文正近立功矣安定近立言矣和靖近立德矣今大家宰太子少保白樓吳先生尊賢樂義景行前修以虎丘舊有祠爲和靖講學著書之地語前守胡君續宗今守李君顯驗圖誌古栢而復之蓋久沒爲寺西之別院矣遂葺而新之而遷其佛相白樓公曰范文正公爲蘇第一流人物而胡安定亦嘗教授此邦與和靖道德功業



政教後先相承列而並祠之扁三賢書院夫誰曰不  
 宜且其地去城數里而近峰巒秀拔林木叢森邦之  
 士人歲時樂遊而仰觀祠宇則知報德報功之義而  
 興其仰止思齊之心其有助於化理風俗大矣乃請  
 予記之俾勿墜予曰孰與不墜其求終不墜者在人  
 心耳夫報德報功人心之同然不能自已者也是故  
 以勞定國則祀之法施於民則祀之能捍大則祀  
 之所以廣報也方北虜西夏之勢日熾其為稷慮  
 甚矣文正以胷中數萬甲兵奪夏人之魄城田延州  
 虜不敢南牧馬所謂以勞定國者非耶

來以及于宋仕進者尚聲律浮華之辭士風汨沒久  
 矣安定敦本之教興致使茲湖之法式行於太學遂  
 著為令以徧天下士風為之一新所謂法施於民者  
 非耶佛氏之害甚於洪水猛獸之災亂賊楊墨之禍  
 而莫盛於宋雖伊川涪州之行學者皆背其師而入  
 夷狄人心陷溺深矣而和靖特立不變如砥柱之障  
 狂瀾以附二程辯異端闢邪說之後而承孔孟大禹  
 周公之緒所謂能捍大患者非耶故三賢者並列而  
 禮之報德報功於無窮蓋天下人心之同然豈直蘇  
 人而已哉敬為之記以諭邦之人以侈吳公興廢



教之功焉

都閩劉東谷先生祠記

湛若水書三部尚

或問於其泉子曰子何以祠東谷劉都閩之恪也曰  
賢賢也德德也大勲賢也有德於我也賢賢德德也  
者將以存其後也何以必存其後也念賢德也念賢  
德也者必思報焉都閩東谷之產旣于若人矣猶典  
其居宅前距官街後距官巷左距官巷右距歐都閩  
者于陳氏陳氏將據而有之其泉子念周全舊德不  
可忘而都閩孝謹之風不可泯也賣宅則泯矣故力  
爭於陳氏陳氏其泉子之表弟也寧滅親傷財而不  
顧出已貲百五十金而贖之表弟面斥而亦不顧事



定與劉氏給帖於司府誓二家子孫世世不易如劉氏老少變易則湛氏子孫聞於官罪之又扁而坊之於大門之上俾不違犯焉或曰子之厚東谷不亦過矣乎使賢賢德德而報之日亦不足矣其泉子曰吾特報德而已乎非特吾髫年避家難於其家周全之德也乃東谷純孝人也憤父後死于賊戰誓脩武以申父之志學文以慰母之慈師事白沙先生究於六韜三畧五經百史三教之原立身顯揚一孝也始任指揮使練軍屯糧盡心効力後山譚賊流劫黨熾勢迫廣城受命督勦不事多兵一戰擒之戰陣必勇

孝也武畧漸振諸司見委鬱林瀧水平樂阜黎每出輒克累陞都閫文武兼資用光前烈三孝也事母伍氏法古躬行客至饌出必歸進之乃出奉客四孝也毋或憂疾夢神告符割臂和藥立痊毋疾五孝也告天減壽以延毋年果躋八袞精誠格天六孝也哀思不已乃效丁闡刻木肖形暮扶就寢晨扶就坐上食更衣一如事生七孝也巡按王公三司臨祭察實具奏表其孝行而慟哀毀以未終制而卒遺命其子衰服歛之至死猶慕不忘八孝也八者皆孝之至也其泉子是以祠而表之以勵薄俗匪特報德存後裔而



已也東谷門人李味泉世京亦游吾門老而好學以告於周明幾學心次第其事以達其泉子遂爲記之以誠于後之人俾勿壞云

琴川記

湛若水書

琴川子生於琴川長於琴川得琴川之道遂號琴川以間識於甘泉子甘泉子惜乎其未知琴川也不敢言者五載琴川子復問焉曰琴也何居川也何如琴川子曰吾常孰故琴川也橫然如琴故琴以言其形也川以言其絃也曰何居曰某川謂宮某川謂商某川謂角某川謂徵某川謂羽甘泉子曰善哉若琴川子者他日可與相天下而和人民矣吾不知琴吾居甘泉之洞泉叟也蓋嘗有得於泉之音惟是其亦可契琴川之義乎有所泓然如土焉其宮歟有所穆



然如木焉其角歟有所鏗然如金焉其商歟有所勃  
然如火焉其徵歟有所漸然如水焉其羽歟然而爲  
泉一也推是道也非特川之瑟爲然而吾心之琴可  
知也凡昔者舜作五弦之琴歌南風之詩其詩曰南  
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南風之時兮可以阜  
吾民之財兮夫琴聲音耳何與於解愠阜財哉其聲  
氣之相應求一也是故可以知心琴之道矣琴之用  
大矣哉記曰宮爲君商爲臣角爲民徵爲事羽爲物  
是君臣民物政事之紀也聲音之道豈小小哉騶忌  
子曰夫人弦濁以春溫者君也小弦廉折以清者臣  
也攫之深而擘之愉者政令也鈞諧以鳴大小相益  
回邪而不相害者四時也夫復而不亂者所以治昌  
也連而徑者所以存亡也故曰琴音調而天下治夫  
治國家而邦人民者無若乎五音者其泉子曰語云  
大弦急者小弦絕蓋善喻也是故五弦和平大小識  
職君子法之以自強不息內以養德上以輔極民風  
其易物順其則政事不惑八方宣和四時順曆天下  
化中四靈來格治之至也琴川子灑然曰若是其博  
哉請識之用告夫爲理者



稽勳清吏司題名記

湛若水參贊尚書

稽勳司舊無題名有題名自紙木屏始也稽勳司舊  
 無亭碑有亭碑自今始也何始爾元禮劉子具之武  
 城王子肇之蜀郡高子繼之南海吳子山東李子贊  
 之而亭碑成碑成而題名備何備乎題名爾將沿名  
 以責實也何名乎責實爾將俾後之人觀其名曰某  
 也善某也不善某也以和而成某也以不和而敗是  
 故將為善為和思貽後人之名則必力將為不善而  
 乖思貽後人之羞則必不力咸于題名有賴焉是故  
 不賞而人知勸不罰而人知懲者題名之謂矣其賴



也博矣哉曰然則名曰稽勳稽何勳矣職長司勳曰  
即中也員外郎也主事也掌邦國官人之勳給王子  
高子吳子李子曰惟諸司惟吏部惟最繁惟吏部惟  
稽勳惟最簡及移武勳之稽於兵部則又簡及移致  
事諸務於司功則又簡今也幾若無所事稽者稽何  
稽矣甘泉子曰吾聞體用一原者也君曰幾若無所  
事稽者盍通爾僚相稽爾業乎是故有百僚師師之  
訓焉曰請聞其再甘泉子曰盍反觀爾內自稽爾德  
乎是故有作稽中德之訓焉曰請聞其三甘泉子曰  
盍仰觀于上稽爾道原乎是故有稽謀自天之訓焉  
君子有此三稽者是故能立天下之體而致天下之  
用矣稽也孰大焉稽也何稽焉曰何居甘泉子曰卽  
體而用具卽用而體存是故一本也他日諸君子皆  
將如王武城之遷文選如劉元禮之遷太僕又如往  
時諸公之迎遷爲卿爲佐爲宮爲保以致天下之用  
未必不自今之三稽蘊蓄焉發之也諸君遂請鑿其  
語于萃芳中庭之碑俾來者得以稽焉



青雲橋路記

唐 胄 侍郎

青雲橋路者青雲坊之橋路也坊在郡城東僅里許而橋橫截於坊之首疏峻靈之瀦於淤曠路西入郡而東北直坊左沿瀦而道館曰迎春右猶畛以渡大江凡東縣之豐好諸鄉都郡之文昌諸州邑輒發皆牙湊焉然以衝而淖故歲苦濘以卑而壅故秋苦潦苦綿涉而不能避莫苦之者正德庚辰冬僉憲姚江汪公來按治屢辱余顧因知民是之病亟畫興治未幾大守上官公繼至遂促成之崇路甃珉廣橋增闌跨以棹楔聳窿迤躍虹之舒鰲之振龍之欲雲闌闡



煙火之若接也山川氣脉之若聯也而郡槩復增一  
勝矣於是旌旗之按州邑芒牛之迎郊垌糧里之應  
卯酉衿佩之謁相望糴街趨市之交歸洗馬牧牛之  
競出灰瓦蔗箕輓被豕蜺之市秉齎遺歛之拾博輿  
者蹄者徒者擔者負者携者跛蹙者盲杖者醉扶者  
晝之行而憇雨而避熱而涼渴而飲者暮之溽而浴  
日而談飽而嬉適而歌與吹者舉熙熙然得其靡蓋  
郡治是已八百九十餘年而橋路則始有於今日也  
邑具碑求余記曰厥功大矣願毋略噫杠梁涂軌之  
見於經詳矣較之乘輿之濟固易然瓊爲楹

郡輿地三千餘里欲吾盡治以濟之得不病於已乎  
今十三州邑之途會于郡而郡之門方始于東斯地  
距城東僅百步是橋於郡爲第一橋路第一路也治  
地而擇先於此意豈止於此耶且郡東舊抱海爲池  
故坊自宋卜余家沿名番蛋自從祖願庵侍御以節  
槩聞世時重其爲人故以門表青雲之扁名其坊今  
又因坊以名橋則過之日寧無所感乎感之而青雲  
是志不但際會風雲飛英騰茂誇駟馬車過此而已  
且欲霖雨蒼生以濟乎天下是則橋之治濟乎一方  
橋是之治意實欲濟乎一郡而橋名之義又將欲濟



乎天下功其遠矣而奚翅是耶不然公以宏才兼道以政濟海南比之民溥矣而何事乎此一橋也哉橋增三梁路崇三尺廣一尺長一千九百九十尺珠池太監韓公慶助費十之二贊成者同知李侯鸚通判俞侯淵推官郭侯璧督工唐典史鴻鄉老顏香吳毅銀錢五萬九千餘夫工一萬五百餘歷日三百餘云

嶺表書院記

霍韜官保書

嘉靖壬辰夏

欽差提督兩廣軍務兼理巡撫兵部

左侍郎兼都察院左僉都御史陶公泣梧乃集屬僚

誓于軍門若曰 聖天子德載宇宙東夷西戎北狄

暨于南蠻罔不軌順惟若兩廣時有寇竊嗟嗟廣粵

之氓獨不蒙被 聖德至化哉時哉欽哉惟我臣工

共 天之休命泣鎮茲土爲民主凡民有弗式順軌

釀乃罪孽自貽伊覆寔吾主民羞載則曰嗟嗟廣粵

之氓豈不惜生生乃自冒于非辜喪厥生生始自今

大誓戒吾屬若僚脩爾干礪爾矛慎爾封烽凡山之



頑昧厥生生率胥于殘矢孥戮之無漏種于茲土  
爾舟利爾械截守爾港島凡海之頑昧厥生生率胥  
于殘矢孥戮之無漏種于茲土載則曰嗟嗟廣粵之  
氓豈不惜生生乃自冒于非辜喪厥生生豈吾長民  
亦尚有缺哉天降民性惟良長之治之化之翊之吾  
其本之圖哉欽哉時哉不可失其崇化源其建嶺表  
書院以翊化民其中堂曰敬寬以時敷教其齋曰脩  
文惟厥士時集以游於藝臺曰春風曰沂水土民陟  
茲寤寐聖涯堂之前崇土爲臺曰 聖謨之臺列刻  
聖訓五箴惟厥士朝夕瞻惕率若 聖謨躋于

載則曰嗟嗟廣粵之氓豈不惜生生乃胥跳梁  
生生豈不盡愍哉厥惟敷化始于近漸于遠凡爾谷  
棲穴巢之氓暨于水宿澳居開闢底于茲道化不沾  
聽爾稚耄學于茲仰式道謨迪爾良知以不終于迷  
凡爾遐邑僻州暨于土夷道化情不聞有司其式于  
茲迪訓爾土氓俾遵訓軌革爾舊風載則曰嗟嗟廣  
粵之氓豈不惜生生長民身教之不先民靡瞻依情  
貢于非辜豈不盡愍哉凡我 天子守土臣若參政  
萬潮僉事張鵠爾實時颺 聖化氓之革惡從良惟  
爾之庸氓弗革惡從良惟爾無庸爾慎旃哉其身格



訓丕揚休風漸于窮壤易彼悍頑率于淑柔躋于化  
矩郡守劉士奇爾氓父母若父母保厥子在厥初生  
若考作室在固厥基爾率猷訓化梧氓固梧之基  
爾赤子定厥習性于厥初生列郡于爾承式豈不休  
哉郡同知舒栢爾材爾良書院肇興風教率先非爾  
教惟身後哲何儀爾勿廢爾職兼茲教矩俾僻邑夷  
氓于爾身式爾亦永有譽哉載則曰化遠始于邇化  
民始于士爾梧士實教伊始天理易言存存實難人  
欲易熾過實難存過之幾一念之間幾哉幾哉  
慎念哉尚端爾身僻邑爾式哉爾師爾士式哉  
尚交勃哉南海霍韜實嶺表人拜稽首曰於盛作  
風教本基陶公是式謹載筆

宋余襄公祠記

霍韜官保

嘉靖癸巳冬十一月戊午韜趨 召過韶州謁舜廟

世記舜南巡坐石奏韶樂焉曰韶石是州由名韶有

舜廟式聖德也五嶺之南聖人之迹迹矣載謁 文

廟立禮諸生共誦法孔子載謁張文獻公祠曰文獻

公唐室棟臣也嶺海是瞻載謁余襄公祠曰余襄公

宋名臣也祠陋敝韜曰彰往以勸來也表賢以翊化

也國之利也守臣韜曰守職也已而中丞唐氏胄曰

崇敷述哲翊礪世風御史大夫職也其敢緩繼而中

丞陳氏察曰政急先務述哲不崇後何勸儀乃交教



飭越明年甲午祠敝式飭授簡于鞞曰盍志諸石亦  
勸來哲鞞曰余襄公誠宋名臣也昔者范仲淹忤呂  
夷簡黜也朝臣莢言者公昌言焉雖則偕黜然而敢  
言之風鼓囊焉孔道輔歐陽脩尹洙孫沔並時之盛  
也宋稱歐孔爲時直臣公非其儔歟宋政姑息國日  
不競公則曰朝廷制天下在賞罰大臣齷齪不立法  
禁可憂也公之言時不竟聽宋之祚卒由惰殞公非  
識治之材歟儂寇內侵陷邕圍廣公脫衰秉戈協狄  
與孫破戮賊蠻京觀之助於今爲烈古有之以勞定  
國又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公有之非歟夏戎乞和

公曰和與不和皆有後患宋室毒禍卒誤于和公其  
先見非歟是皆公之大也公誠宋名臣也鞞謁公祠  
賦詩四章其首章曰古有李翱感憂河北千年隱心  
則誰與識冰識履霜維我忠襄賦也襄公謚也曰忠  
襄公也公實無愧忠焉其二章曰古有歐陽識李翱  
憂彼鳥之榮咄啐之求維我忠襄于歐有光賦也李  
翱憂心歐陽脩識也其識何也憂屈也宋臣識歐陽  
脩之憂懷或寡也其三章曰我忠襄公三使于狄狄  
情之憂孰與先識匪不公識三公是斥賦也宋人畏  
狄諱言邊情如諱疾然臥以待殞公以言邊情得罪



史臣曰爲番詩黜云其四章曰古有哲人見兆未形  
維彼憐人禍至莫懲於戲宋鑒不忒愍懷是式賦也  
宋於狄禍不鑒諸晉其及也宜也語曰幽厲爲鑒憂  
深遠矣併識焉刻于石

婺源縣廉惠倉記

鍾芳侍郎

徽所轄六邑山谷岨隘歲計田租所入食居民纔三  
之一餘悉仰給外郡故其民戶閑於商商出必給郡  
符入貲於官甚微而積久會計利亦不貲視事者舊  
皆私之以爲當然新淦張君文林由侍御擢守徽之  
三年盡拓所入以市僧田之質於民而弗歸者隨在  
儲穀以備荒歉第其肥瘠差其征稅蠲其科調制其  
權量徵斂有時鉗約有經質之撫巡二臺僉允嘉加之  
於是屬邑之倉以次建葺太史唐君守之統名之曰  
廉惠彰厥善也正德辛巳予次徽張君以婺源倉記



屬予按輿圖歛績休黜之水皆合流郡治前以趨淳  
 嚴雖層灘急激漕編可達惟祁婺阻越重巘而婺戶  
 口尤蕃距郡特遠脫歲歉尹匪其良民且嗷嗷失恃  
 詎能冒險岨挈拏走郡資升斗之濟哉張君矢心乃  
 事於所恒取者一切置之以為民先事之備信哉其  
 廉且惠也夫商之所入日增而不費地之所出歲積  
 而不窮嗣是守微者善善相師又將徹積貲以利民  
 而民之利於官者益隆焉惠其有涯哉故自潔非廉歸於公者廉之  
 大私與非惠利於後者惠之遠昔朱子立社會法散置野間以便賑給世稱其善然不免歛以為散君此  
 舉因民之利而民不知所歛疑若預有善焉况婺又朱子之鄉也嗣是者忍負於君忍負於子朱子哉

翰林院廳壁記

黃佐禮部侍郎

太祖高皇帝啓運金陵首置翰林 國史院正三品

洪武二年增設學士承旨十四年革之始改為翰林

院正五品十五年設殿閣大學士品亦如之雖不以

國史名而史事皆預乃今所治也敘秩視前稍卑然

職無大小皆得以文學言語備 顧問出入侍從因

得以參謀議進規諫而天下之大幾務胥此焉出逮

文皇定鼎于茲建院設官式遵 聖祖彝憲其所掌

有六則代王言也勸 聖學也脩 國史也敘 天

倫也闡人文也儲賢材也凡職掌正官綜其宏綱而



所屬則有待詔以供奉侍書以副墨典籍以掌秘書  
五經博士以稽今古百爾細務奔走服役則首領孔  
目承接於其間其草內外制也大學士自殿閣宣德  
意與學士預聞密勿並渙絲綸以風萬方批答表疏  
則條票以達是曰代 王言其侍 乘輿 臨經幄  
也雖有講讀學士與侍讀侍講而正官統焉史官兼  
焉 皇儲出閣則日講與詹事坊局相爲表裏是曰  
勸 聖學其紀言動也雖有備撰編脩檢討而每  
朝實錄則鉅寮總裁次者爲副是曰脩 國史其纂  
脩 玉牒也推二人司之自 親王以下隨世次

昭穆是曰敘 天倫刪輯經籍校閱辭章而兩京鄉  
闈禮部會試則爲主司是曰闡人文至於選庶吉士  
讀中秘書亦推二人以主教席月有課業考其進脩  
而殿最之是曰儲賢才夫學士本周禮成均承學之  
名而翰林則天官內史之職也唐太宗始召名儒學  
士肇登瀛之選玄宗時翰林學士號爲內相內宴則  
序于一品之上而永樂中禮遇翰林內閣亦然光寵  
之來遠矣於戲侍從之職朝夕論思有所獻納則請  
對或奏對者何也國家安危在出令夫必通達政體  
本諸仁義而後可以代言矣典學讀書講論經義有



所疑滯必待審問而後明辨之何也君德成敗在經  
筵夫必道貫天人格其非心而後可以勸學矣不擅  
三長不可以脩史不明宗法不可以敘倫非稽古正  
學不可以持文柄非師嚴道尊不可以育英才然則  
登斯堂也守斯職也上不負 天子下不負所學厥  
惟艱哉佐不佞幸從二三子後用是書于廳壁以爲  
同官者告且因以自勗

孤忠祠記

黃 佐禮部侍郎

明興近二百年人文蔚然盛矣獨金匱石室之藏雖  
博洽者罕知之以故忠義違行之臣或幽焉弗聞或  
聞焉弗遇其人則亦終無所於闡佐幼時侍先君聞  
洪武末年事縷縷且曰吾廣惠州有一人焉官爲御  
史其姓名則遺之矣因潸然出涕曰嗚呼忠義人倫  
之正也秉彝好德天衷之公也顧泯沒若此爲善者  
懼矣小子識之他日蘄有徵焉佐謹寘于懷弗敢忘  
每詢諸惠人莫能道也及待罪史館得中秘書參互  
考之始聞其槩云按御史王公諱度字子中歸善人



掌肆力經書稽理脩辭爲人所師部使者以明經儒  
士薦起家拜山東道御史繩糾務持大體疏十餘上  
多見用會 高皇帝棄羣臣諸藩不靖集羣臣議兵  
事公預僉謀歲庚辰會試天下士俾公監之肅憲度  
恪位著翕然謂得人焉時大將軍曹國公李景隆北  
向敗績退保濟南以歷城侯盛庸代之公密陳便宜  
無不可制勝者乃捷東昌景隆徵還赦不誅反當軸  
用事忌庸等功掩已讒間遂行公亦被踈辛巳夏六  
月濟寧告急師徒屢敗將士皆異懷避敵公奏請首  
兵壬午春有小河之捷公勞師徐州而還夏五月

陽不守方孝孺等與公畫策以死社稷爲言秋七月  
坐黨禍戍賀縣千戶所出語得罪闔門被繫直于法  
公死年四十有七天下哀之冬十一月都御史陳瑛  
請追戮禮部侍郎黃觀太常寺少卿廖昇等皆孝孺  
黨也 詔曰彼自盡其心爾其勿問於是公等罪漸  
雪永樂二十二年冬十一月 昭皇帝語侍臣曰方  
孝孺等皆忠臣可閔因大赦諸家族之存者俾爲良  
民給還田土於是公等死事益章章于世嗟乎五嶺  
以南其地萬里也振纓以求顯庸者又亡慮千百而  
公一人奮其間豈非鮮哉夫委質陳列難進易退義



也履阽危當患難謀國揆策守死不變忠也公既受  
知於時矣天步顛沛忍眦其傾無可退之義矣死忠  
狗國固其所也世之論者顧以天命不度謂公又湮  
其蹟弗求何哉天地之化風霆奮迅而生意隨之王  
者之師有赫斯怒而大青隨之公既宥諸身後而  
德音隆指復以忠歸焉於乎 王道蕩蕩真與天地  
同流矣今提學副使歐陽君鐸惠州府知府顧君遂  
始建祠祀公顏曰孤忠奉 昭皇帝聖諭也闡幽妥  
靈其關於名教甚大非特公之遇而已故予不敏樂  
記其成

一虛亭記

黃

佐

禮部侍郎

一虛亭者豫章方君銘以自勗者也君嘗夢有叟杖  
而書茲三大字向之曰將以勵子且獨不見風輕月  
烟蒼青草綠之時乎此一虛亭之景也問亭中何以  
無人曰有則非虛矣既覺而寤以告泰泉子俾記之  
泰泉子曰昔茲蕉然涸也今茲汪然盈也昔茲墨然  
閔也今茲闐然振也蚤息交然其突然日夕續然禪  
乎前也是曷而然則名之曰鬼神云飄然而輪也霈  
然而霖也殷然而訇也赫然而照以臨也孰轂轉是  
風霆日月而噴薄之邪測之不得其垠曰茲天地之



爲也昔者祁姚氏作握渾淪以光昌羣生張爲易馳  
爲陰兩儀與之三焉世以其聖不可知則盱避之曰  
是乎可及也然愚氓嬰因急輒嘖天地鬼神貌而禱  
之應也如嚮則謂斯何耶黠而富貴者揣摩營營精  
不銖毫爽媚達官而攫位以造命如取諸懷中使易  
其心以知性盡倫夫孰能禦之然與之談名理則斥  
以迂而莫之省也今夫舟行瓠墮未始遽害事也艤  
而知拯之心旣溺而不知拯者獨何歟記曰人者天  
地之心也將有爲也將有行也其心若闢乾以資  
也况有爲也旣有行也其心若闢坤以資

闢一闢而天地之帥存焉一闢一闢之交而鬼神之  
會存焉苟能充之可以達天德而知化育何者虛故  
也天地以虛故大鬼神以虛故靈萬物皆始於虛終  
於虛人能虛其心則天地在我鬼神合我而萬物恒  
備於我愚者顛顛物焉而已者也黠者逐逐物交物  
者也其惟靜乎其惟靜乎易曰艮其背不獲其身行  
其庭不見其人蓋言靜也君教三水恬靜無欲要津  
之門無一履迹而獨友於予以是徵君之一而虛也  
夢中之叟豈無極翁乎君欣然嘆曰噫茲所謂神明  
告人者哉遂書以爲記



遊南岳記

黃佐禮部侍郎

嘉靖癸未秋九月甲申傳制大封宗室命佐往  
岷藩南渭王受命卽行同寅餞諸崇文門外大吏  
楚鄂廖子謂曰道當經衡乃入永南嶽可遊也贈以  
秩典而別冬十二月壬子發淶口遇王使來送甲寅  
至衡山縣知縣潘雍校官張溥梁文來見卽備騶隸  
羽旂葭鼓以俟明發雍送至嶽廟行舍菜禮使其子  
挾弓矢護行遂登山惟文以鄉人從絳長綿布于小  
筍輿兩旁各翼以二十人而牽之歌嘯以上寒暄嵐  
氣侵入襟袖剛風助冽如抱冰浮游水中頃之日高

風力漸柔輿行漸敏經雲開堂光嶽道院皆不暇入  
引領佳境盈目煙樹矗植畫筆難寫東北循朱陵洞  
飛淙千尺垂白虹而下躍跳萬珠人呼曰水簾其流  
所匯則曰洗心泉云俯瞰東隅岑蔚遙聚成撮又指  
謂曰此嶽麓書院也七十二峰自吐霧屏幃碧岫日  
華以東皆屬長沙峽峙高奇二峰則入湘潭縣界又  
指其西回鴈峰則屬衡陽於是仰眄紫蓋石廩自西  
南行天柱雙立亭亭若引時頰畦畷或離或連皆良  
田也玆禽作隊颺遺以音毛彩各異每應鳴葭而先  
潘氏子欲引弓輒止之不敢發往往遠叢中皂帽迭



出迭沒初疑行人窺我及邇則全樹經燒屹立半炭  
爾障蔽間有飛瀑射激從隙空而明將至上封道士  
來逆引絳益窘步躡中積雪尺餘日又混石惟燥滑  
可辨忽驚風撼林呼洶如萬軍聲雪有小而墜者從  
人拾取以獻予愛其晶熒手捉之寒徹毛骨旣登祝  
融峰則日沒久矣道士跪曰峰之南下附峭壁而臨  
絕壑者青玉壇也肯往登乎若心不動則落日復上  
必德福兼備者乃能感召故又名試心橋予聞之卽  
振衣而往諸人莫之從也至則如乘小舟雲浮其下  
滄鬱騰騰藹藹洪濤四湧心甚樂之睇望羣巘矮若兒

可撫其頂洞庭左映一勺猶刀新發於硎須臾雲開  
日如籠燈漸煜爚大於輦輪當面相灼陡覺陽和徧  
體四顧所見益真道士欣躍而來拜且賀曰公天上  
人也往常焉有此哉良久閃爍欵下予與道士遽返  
遂入凌霄殿宿焉夜寒轉冽開所携尊與文共酌文  
笑謂不意崦嵫復成暘谷向不從者以昔無此奇逢  
故也劇談仙跡至夜半酒盡道士輩各來益觴以味  
醜部之哦詩待曉而已明發亟起出視峰頂霏霧所  
霏隨在成雪草木盡瑤樹瑤枝也左往望日臺坐焉  
旭日騰照其下青蒼黯淡無一點白乃知峻極四千



餘丈高寒固當爾也因問鄧郁率子廉栖真處道士  
瞪喞不能答遂下祝融峰憇南臺寺僧具早飯薦以  
奇蔬異笋多下方所未見者飯畢回循紫蓋揮摘石  
廩乃訪魏夫人飛昇臺而後歸天柱雙引仍建前旌  
也教授莫迂來逆燕于其宅已過亭午矣乃還舟潘  
雍輦來送比夕遂行旣竣冊禮歸省老母暇爲之記  
則甲申初夏肫夕也

嶺表書院萃書記

劉士奇布

嘉靖壬辰夏我提督南川陶公晉司馬秩秉中丞節  
鉞抵鎮惟時共武服惟棘而公嘆曰服叛不惟威惟  
德敷化不惟遠惟邇惟茲寇孽弗靖其惟本基未鞏  
耶乃睠總鎮故址厥位惟陽厥土惟剛可院也撤而  
新之板兩廣譽髦業其中率以師儒資以餼廩規制  
與白鹿紫陽埒公時蒞止授以心學旣乃彬彬郁郁  
氣合風從雖土官狼目亦遣子弟入院聽講寇孽弗  
靖者自艾自戢而教化大行粵南自開闢以來未之  
有也公復嘆曰聖賢惟道相傳弗惟其書惟士志道



弗書曷據書有經史子集邊方艱覩遣使購之閩得若干卷萃之院俾諸譽髦口誦而心惟之嗚呼公之用心於本基亦勤矣諸譽髦朝斯夕斯而有得焉書卽道道卽我隨試輒效厥用弗匱不然其不爲經訓菑畬也者幾希士奇忝有提調之責敢述其槩并致飾詞期不負公之拳拳以同歸於道焉耳若書之卷數載之下方嗣是者俾勿壞

越望樓記

李義壯

僉都御史

五嶺以南二廣未分東西之時皆古百越地自先王畫野分州然後由湖廣衡永以西曰廣之西由榔桂以東曰廣之東區域雖列爲二而吾廣實則百越之望也藩省開治于廣州去越秀山不二百武而近省後舊有越望樓所由來遠矣嘉靖壬戌之冬十月豐城晴江杜公來視左藩伯事一日晉于征蠻幕府時則總制進賢百川張公曰予初備兵嶺西時猶及見省後一樓歸然榜曰越望昨諗剝落已甚此一省之屏障也其亟新之時則侍御泉州我渡陳公曰夫君



子之爲政也堂隍樓觀宮室之制非以崇侈也所以  
寓政而示觀也故先王不敢詭儉於公也詭儉就陋  
是隳王章而瀆民眎也其亟成之晴江公乃以謀于  
右伯心泉林公叅伯六溪陳公崑東鄭公崗峯曹公  
議以克合於是鳩工庀材率作興事經始于癸亥春  
正月旣望越今二月初吉而訖功財出於官節不費  
也役出於官勞不怨也樓成五楹三疊不儉不侈不  
訾于素晴江公乃大合羣公而落之乃屬記於予予  
遁于洛城之野遙望藩省危樓魁壘如出雲表俯視  
闔閭皆在履舄重簷複閣吐吞日月雕城鏤礎旁薄

霄漢則已儼然有畏望之意何敢復贅一辭然所  
有請也夫名山大川一國之望也山川之有岳瀆天  
下之望也予廣之勝狀所以爲望於一國者莫不曰  
由潮惠可以引閩越由韶連可以控荆吳由英雄可  
以向江浙由高廉可以制交桂背負雲山不知幾千  
萬里蜿蜒而峻發於越秀之前面瞰重溟海外蠻夷  
之國以百十數然皆效琛而奉贄商颿海舶日夕往  
來於烟波浩沔之外登樓四矚真有招來八荒鞭撻  
四夷之象榜曰越望其孰曰不宜然予之所謂望尤  
有出於此者夫重樓傑閣所以望於山川者以形勝



也名賢碩德所以望於家邦者以人勝也故賢于一國一國之望也賢于天下天下之望也賢于萬世萬世之望也春秋之賢者若隨之季梁鄭之子產是一國之望也立乎中而亂臣賊子不敢竊發于外如漢大將軍出將入相天下恃為安危如唐中書令是大下之望也虞廷岳牧若臯夔稷契之傳謨明弼諧以端百揆敦德允元以熙百工流風餘韻至今猶有存也故山川樓觀與名賢君子三者嘗相待以為勝山川雖勝使無樓觀以張之且不足以為重况無君子乎乃今晴江諸公者弘正守中敦廉初法振舊章於既墜厲明作以有功則固一國天下之望也過此以往訂謨弘畧可以揉庶邦而域四海使萬世有依賴焉則斯樓之作也庶可以相望於異世而勿壞

重修曲江張公祠記

何維栢 尚書

梅嶺重修曲江公祠者何重報也勸也初嶺路未闢廣人皆取道樂昌連陽而入水陸紆僻山復層巒絕壁鳥道巉巖行者病之開元四年公為左拾遺上議奉命蒞茲土履險相宜殫慮布畫於是鑿重關為周行車馬駢達風氣流通實嶺海內外無疆之休夫公之治嶺也猶禹之治水也因勢利導不自為能昔人觀河洛曰微禹吾其魚乎至今嶺路之行思公之功而不忘者以公之利民遠也公祠建于元人迨我明嘗修之歲久漫漶不治日就傾圮嘉靖甲辰公仲



第殿中公裔孫惠安淨峯公奉 命總督南土過謁  
愀然曰守土之責也欲新之廼爲文以告明年郡侯  
某以其事白淨峯公可之又白頓臺某公某巡院某  
公某暨守巡某公某某公某咸可之於是經工理財  
考度定制圮者興之敝者易之卑者崇之隘者廓之  
堂宇窿邃門廡森翼赫爲具瞻過者樂而觀之是役  
也董厥事者某某相厥成者某某工肇自丙午夏越  
丁未仲冬某日落成周侯某與其貳張子某將淨峯  
公命俾予記之某公鄉人也素仰公義不當辭廼爲  
之言曰公爲唐代名臣文章相業炳燿史冊如柳守

珪之濫賞罷仙客之實封上于秋金鑑錄其風謏謔  
爲大臣典謨其最重而難者則寢惠妃之謀叱貴兒  
之請國本賴以不搖至于請誅祿山以絕後患憂深  
言切惜明皇不悟遂至乘輿播遷四海受毒雖曲江  
一祭亦已晚矣公之卓見忠猷繫國家安危類如此  
及以直道見黜安義達命不少介戚若公者孔子所  
謂大臣以道事君不可則止者也庾嶺介江廣要津  
四方之學者往來于茲謁公祠瞻遺像志摘藻者仰  
其文章事功烈者慕其相業尚操節者思其風度安  
社稷者鑒其先識以直道見斥者慰其安義以奸邪



被逐者懼其靈耿仁者淑其利澤貪夫媿其穢跡是  
祠之建實所以昭報勸而廣風教也詩曰周道如砥  
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信乎公之道宜于天  
下後世矣是爲記

懷德書院記

盧夢陽

布政使

今海內聲教無不被之處而獨佚羅旁羅旁入版圖  
蓋自今上始其時總督凌公受特命征之旣平矣遂  
設縣治上命西山縣治曰西寧其經畫西寧者無鉅  
細盡朱侯力也吾師弼唐龐先生夙有山水之好及  
因黃生其粹之請遂至西寧選其勝得下城洞焉先  
生茆宿田野中而殘徃之慕義自縛欵扉聽撫者踵  
至先生卽以聞朱都閩釋其縛而生之蓋成功已奏  
遺孽來歸宜待不死又以聞朱侯計口給畝入爲編  
民其少者則使黃生延師教之窮谷間忽忽有燈火



書聲矣無何則會省之子弟從先生遊天關者相續  
至青衿濟濟爲朱侯贊相迎春賀正之禮嘗是時西  
寧學校雖以次劬建而師儒固未集也朱侯於是益  
敬禮先生嘗以疑難質先生先生必直言無隱又與  
梁參戎每過先生論學蓋將以道德經術潤色吏治  
擴充武備也諸新附籍父老爭帥其子弟從先生遊  
凌公聞之喜嘗以語朱侯及他屬吏欲爲先生建書  
院以居四方來學之士先生辭不敢當會西寧父老  
合辭以請於是凌公下其議於朱侯其事遂決其文  
移往返雖不明言專爲先生設而意實有在 以出祭

羨百金不足又半之父老助工者亦半之其山多材  
木故其爲費省而營造甚富有他省千金之道前爲  
大門三間儀門亦如之而中樹棹楔前後大堂三座  
各三間東西爲廊房可以居諸生者二十間董其事  
者區生見龍廳生芳也始工於萬曆戊寅九月落成  
於己卯三月衆請名於先生先生名曰懷德書院門  
人曰何義也先生曰爲重鎮擇人爲窮兇動衆請無  
與給畫無弗從恢 聖祖未籍之封疆鋤萬古未鋤  
之窟穴將吏戢干戈以矢文德士民躬耒耜以沐聲  
教是主上之德也敢不懷乎遷將居兵除戎集餉寢



不安席食不甘味制勝之策出之於萬全善後之圖  
經之以干祀野無豺虎邑有閭閻受塵之氓不召而  
自來嚮風之士不期而自集是凌公之德也可不懷  
乎審形勢正經界建不拔之城拊新附之衆經綸草  
昧疆理荒叢遂使曠土盡墾比屋可封民至如歸士  
來恐後是朱侯之德也恐弗懷之乎門人曰先生年  
踰七十而忘其老二子並顯而忘其榮在畎畝切棘  
世之心慮江湖卓憂君之志信足以結新附之徃學  
足以孚遠來之士嘉猷足以酬當路之質疑就正大  
義足以勸百姓之趨事赴工此其德不細西寧之人

其能少置於懷哉先生曰諸生其溢美乎吾何德之  
有焉雖然吾將語汝夫人孰無德人之爲德其猶虛  
器乎器虛則物注滿則止焉是故去其污則明無不  
照決其壅則感無不通視之無形聽之無聲探之不  
見其所廬然而一觸焉續續乎萃也不爲堯存不爲  
桀亡不以達而加不因窮而損廓之可以配天地大  
之可以體萬物是人人固有之德也寶而懷之富莫  
先焉貴莫尊焉門人曰敬聞命矣書院雖爲先生設  
先生未嘗敢以自居前大堂以待四方之來學者爲  
講習之所其中一堂將貌凌公而祠之表不忘德也



後一堂將以待有功者中後二堂皆父老相助之力  
云昔韓文公爲潮州刺史延趙德爲之師至今潮之  
聲教彬彬然與中州上國並蓋自韓公始也焉知他  
日之西寧將不爲今日之潮陽今日之先生非千古  
之趙德與此則凌公與朱侯作士之深意也凌公名  
雲翼太倉人以總督右都御史陞南京工部尚書朱  
侯名寬桂林人前爲三水縣以賢能改西寧縣先生  
名嵩南海人前爲南京刑部郎中以雲南曲靖知府  
致仕



